

# 1997與香港基督徒

吳恩溥・王國顯等著



吳恩溥 / 王國顯 / 文成

## 目 錄

吳恩溥：一九九七與香港基督徒

吳恩溥：香港基督徒與一九九七

王國顯：總要做醒免得入迷惑

吳恩溥：中共利用三自向國外基督徒斂財

王國顯：行過了死蔭的幽谷

王國顯：要重視真理和事實

文 成：蘇聯利用宗教

## 一九九七與香港基督徒

吳恩溥

###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像一聲淒厲的警笛，驚醒了五百五十萬的香港居民。

自從大陸變色，廣州海南島易手以後，港澳居民以為接踵而來的噩運，應該輪到自己。想不到澳門要交還中共，中共不要；香港呢？雖然蘇聯不住譏誚挑撥，可是中共聽而不聞，這時大家不免議論紛紛。為什麼中共不取香港呢？有人說中共每日自香港取得外匯達一千萬元以上，香港這隻生產金蛋的雞，中共注意現實，定不會殺雞求卵。

有人說：中共自知科技落後，正好利用香港作管道，吸取外國科技，來改進自己落後的科技。有人說：中共要向外國輸出「革命」，正好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把大量特務輸出；又從香港輸入情報。

等到韓戰發生以後，中共利用香港大量輸入軍用物資，這時大家恍然原來中共利用英國給他們把守後門。香港對中共來說，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大有可用之處，怪不得蘇聯熱譏冷諷，他充耳不聞。

這些臭皮匠，你一句、他一句，大家就認定中共不會取回香港。香港可以高枕無憂，永遠成為安樂窩，淘金窟。想不到霹靂一聲，「一九九七」的警報吹響，中共要取回香港了！大家拭着惺忪的睡眼，認為大禍臨頭，港幣狂跌，股票狂跌，地產沒有人要，人心惶惶爭着想向國外移民。

為什麼中共在這階段要取回香港呢？有人說中共是根據條約，一九九七年期滿，依照條約行事取回香港。

話不如此簡單。倘若中共依照條約行事，須知一九九七年是新界租借期滿，至於香港乃是九九九年期——永遠租借地，不在一九九七年的期限內，與一九九七無關。用一九九七取回新界，是根據條約，用一九九七取回香港是沒有根據的。

前一陣子，當香港居民給一九九七震盪，信心破產，港幣狂跌，大家爭着搶購日用物資，許多公司商店存貨搶購一空。中共立刻恫嚇著說，香港政府要想辦法維持，否則中共會提早接收。所謂「提早接收」，就說明中共所謂依條約行事，乃是一種門面話，不足取信。

那麼，為什麼中共要趁着一九九七取回香港呢？不久以前外國記者認為這是鄧小平英雄主義的作法。筆者同意這看法。

鄧小平多次認老。他想趁着自己的「大限」未到以前做一件大事，青史留名。如果能够取回香港，那就是說，孫中山先生夢寐以求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雖然取回國內租界，但因為日本侵略，抗戰軍興，未能完成取回港澳；毛澤東雖然在國內能夠搞得天翻地覆，千萬人頭落地，在國外援朝抗美，支持越南拖垮美國，可是終他一生，未敢提及取回港澳。現在由鄧小平出面取回香港，將在歷史上大大寫下一筆，真是前無古人，他死了也可瞑目。幾天前他與英國外相賀維仍提及，希望能夠活到一九九七年，眼見香港取回。那時真是躊躇滿志，無負此生。從他口裏正看出他是志切取得香港，溢於言表的。

眾所週知，香港原是一個荒蕪的漁村，在英國百年經營下，已成為世界第三金融經濟中心。如果轉手，一定因人而異。當香港人一聽到「一九九七」時，股票慘跌，物產死市。倘若中共真的於一九九七年接手香港，大勢所趨，香港一定變為死港臭港。這情形香港人知之甚詳。前一陣香港議員鍾士元到北京會見鄧小平，鄧小平不承認香港人有信心危機。有人批評鄧小平對香港實際情況有隔膜。鄧小平那裏有隔膜？鄧小平如果公開承認香港人有信心危機，豈不是刮掉自己臉皮，因此只好死不承認。如果香港人對中共有信心，那麼中共早要香港人投票表決，那時候中共豈不是堂而皇之，可向全世界證明大得人心。中共清楚香港人經過二十多年的看見、聽見，其中有一半是從大陸避秦到海隅的，他們身歷暴政，一聽到共產黨，唯恐避之不及，所以談判香港前途時，中共一定要排斥香港居民，只要中英官方談判，不准香港居民介入，理由就在這裏。

鄧小平老謀深算，他深知取回香港，在歷史上可以給他留名。可是取回的香港，如果成為臭港死港，那麼一隻產金卵的母雞，變成一種死雞，對中共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五百五十萬人將成為中共的大包袱。就因此中共對香港不惜改變政策，甜言相勸，所謂港人治港，所謂保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謂保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同時慨然允諾再加五十年保證不變，可以寫入憲法內面，可以寫入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協議內面……一大堆甜言蜜語，說穿只有一句話，就是要把香港人對中共破碎的信心重新建立起來，叫香港人不必雞飛狗走，不要國外移民，大家要好好留下來。中共知清楚，必須居民安定下來，才能保持繁榮，香港這隻母雞才能繼續生金蛋，為中共四個現代化服務。為着達到這個目的，中共不能不降格以求，改變立場，走上妥協主義的道路。

若干年前當蘇聯給予工人紅利獎金時，中共就嚴厲指斥蘇聯走修正主義道路。可是現在中共卻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說好聽是維持香港的繁榮；說穿起來乃是乞靈於資本主義制度，以求繼續維持香港生金蛋的地位。中共走上妥協主義的道路，乃是三十年來的教訓，從矛盾中求統一，從實踐中發現真理，極權的共產主義把中國趕進破產的死胡同，只有自由的資本主義才能把他解救。

### 十三年維持安定繁榮

照情形看，在未來的十三年中，香港應該再有一陣繁榮。所以如此有四個原因：

第一、中共將竭力維持香港的安定，以求繼續繁榮，才可藉着香港得利，略如上述。那麼，中共一定大拋笑臉，從大陸派來更多的花蝴蝶，向香港人游說、滲透，務使香港人歸心。三十年來香港的暴動、擾亂，亂源從那裏來，香港人心知肚明，現在如果無人煽亂，香港一定會安定下來。

第二、英國要儘量利用這十三年，撤退英國資本，撤退英國人員，安排撤退過去效忠香港的警政人員；倘若可能的話，又怎樣安排英商資金繼續在香港賺錢，安排英國政警人員繼續在香港服務。就是這樣，英港當局一定用盡各樣方法，使香港安定繁榮下來。

第三、被一九九七年的警報打擊最利害的，應推香港的富商巨賈，這些人大部份的財富，在於房地產以及股票。當股票瘋狂跌價，房地產無人問津時，他們的身家正面臨幻滅邊緣。最震動人心的，首推佳寧集團破產。其來也驟，其去也速。這些富商巨賈今天所夢寐以求的，是香港人心安定，讓他們製造繁榮，把一潭死水的股票及房地產再炒起來，那時他們就可以利用小戶看漲的時候，把它拋售。廿年前香港炒股票時，多少人如瘋如狂，爭買股票，結果上了大當，大魚吃小魚，風潮過後，青山神經病院平添了多少冤大頭。倘若能夠的話，香港的大

亨們一定會再製造一次搶購潮，他們把股票房地產，換取香港人的現金，然後鴻飛冥冥，所以這些大亨們也是心切安定繁榮的一羣。

第四、香港的老百姓，有錢的想法移民，不能移民的只有接受事實，在香港住下來。這時人心唯一希望的，是香港能夠安定繁榮，有一天過一天。

無論中共、英國、大亨、老百姓，大家都希望安定繁榮，因此在未來這十三年中，照形勢看，香港應該可以再有安定繁榮的。

可是這繁榮不是真象，乃是在各懷心事下面產生出來的。漸漸地大亨們的股票房地產拋售出去，香港人找到移民出路，大限日近，警鐘日響，這安定與繁榮就會漸漸隨風而逝。

這是照正常的情勢推測。可是世事常有出人意外者，假如不日鄧小平不幸三長二短，胡耀邦、趙紫陽無法穩定政權。新「四人幫」奪權，說不定鄧小平要被鞭屍，今天當權派要被掛上走資派，革命叛徒的罪名，這些極左份子要吃雞肉，不要撿金蛋，那時候的情勢，就非我們所能夠預測了。

### 一九九七以後

一九九七年以後呢？或曰：中共不是答應再延長五十年，讓香港人可以繼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西方民主生活方式嗎？

香港人明白現階段中共一大堆諾言，無非是美麗的謊言，目的在爭取人心，以及收買民心，等到一九九七，中共取得主權，也取得治權，那時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一個國家能夠容讓兩種制度麼？倘若能，試問將如何服大陸的人心？倘若能，那不是等於中共公開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非資本主義不成？

或曰：一九九七以後港人治港，只要港人願意維持過去的生活方式，經濟制度，中共就管不着。

什麼叫港人治港？須知所謂「香港人」，最簡單的答案，凡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人，或者住居香港七年以上，取得香港公民的人都是香港人。那麼從今天起，中國大陸來港的幹部，住到一九九七年，個個都是雙料的香港人；個個可以被指派來治理香港。照法律說，他們實在是港人；從實際說，他們是大陸派來，由大陸來的幹部，由他們來治港，誰敢說他們不是「港人」呢？其實，所謂港人治港，鄧小平自己解釋，是指愛國的香港人。就是那些十足聽話，完全遵照中共政策行事的人。這是中共一貫的策略，當時機還沒有成熟以前，他總派他們的代理人作傀儡。其實話說回來，如果一九九七，中共取回主權，駐軍香港，在槍桿子下面，過去卅多年的血跡猶般，就算你吃下豹子膽，也不敢哼半個「不」字，一定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或曰：中共不是把這些寫入憲法嗎？就算寫入憲法也可隨時修改，中共三十多年來把憲法修改多少次。

或曰：「中共聯合聲明」不是有約束力嗎？誰去約束它，是英國呢？還是香港人？當香港歸回中國，香港問題就成為內政問題，就算聯合國也無權干涉他。

因此提及一九九七以後的事，當我們想起卅餘年來，開始時什麼「民主黨派」、「民族資本家」、「開明人士」，當共黨有所利用時，一大堆美麗名詞，哄得你心花怒放，整個心都交給他。當利用價值沒有餘剩時，什麼反動派、反革命份子、資產階級、地主、黑五類、

臭老九，一大堆罪名把你鬥臭鬥垮。上海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共現在把什麼都推到「四人幫」頭上，其實當四人幫、文革，還沒有作亂時，那時鄧小平還不是擔任共產黨的總書記嗎？這是共產黨整個的政策。因此如果想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會保存現有的制度，一國兩制，未免太天真，除非共產黨人，從實踐中看清楚共產主義的本質，肯把共產主義拋入垃圾桶，全國恢復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路線，否則香港與大陸同一命運，殆無疑義。

## 香港基督徒的困擾

今天香港基督徒正像香港人一樣，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由自己。叫香港基督徒深感困擾的：

### （一）愛國問題

基督徒愛國嗎？每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一定深愛他自己的國家。摩西是最好的榜樣，尼希米、但以理是最好的榜樣，女先知底波拉是最好的榜樣。主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一副熱愛祖國的心腸，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 （1）可是香港人究竟愛誰的國？愛英國的國，還是愛中國的國？

差不多一百年久，香港人生在英國國旗下面，長在英國國土上面，接受英國的保護、照顧、治理；出國拿着的是有英國獅馬國徽的英國護照，出事要英國出頭保護。照着國籍法來說，香港人是屬於英國的；照着法律或道義說，香港人是應忠於英國的。

可是中國人自古就存着「天國」思想的。帝王叫「天子」，中國還不是「天的子孫」。四圍列國被稱為南蠻北夷，東戎西狄，只有中國是王化之邦。因此中國人腦子裏總不屑與四圍列國交往婚娶。直到今天，西方人在香港仍被稱為「鬼佬」。中國人為生活所迫到各國淘金，一向稱為華僑——在外地僑居，最後總希望衣錦還鄉，光祖耀宗。

就是這些「天國」思想，華人到各地去，總不肯與當地人認同，不肯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當馬來西亞獨立時，任由華人選擇馬國國籍，或英國國籍。那時左派份子在各地煽動：我們堂堂大國，什麼國籍都不要。若干無知華人誤信謊言，直到今天他們無國籍，沒有公民權，其苦難言，這是拜左派仁兄之賜。

當我到韓國時，那裏的華人拒絕歸化韓國，他們的理由是堂堂華夏子孫……有一家人歸化韓國，在華人社區中他被瞧不起。華人因為拒絕歸化，沒有公民權，他們如果離開韓國，就再不能回去。

就是這些「傲慢」和「無知」，造成華人在僑居國，極大的損失。因此近年來兩岸政府都懇切地勸告華人與當地人民認同、歸化、參與政治活動，不要自絕於人。

從這角度看，香港人是英國籍民，倘若他們效忠英國，照情理說，不能罵他無種，「數典忘祖」。

#### （2）倘若愛中國，是愛哪個中國？愛中國人的中國，或者愛共產黨專政的中國？

什麼是中國人的中國？這就是說，中國是屬於每個中國人的中國。每個中國人都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民主），都有居住的自由，工作就業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罷工的自由，結社的自由，選舉與罷免的自由……中國是屬於我的，我是中國的主人。

共產黨專政的中國，就完全不同。共產黨成為統治階級，全國人民都要接受他統治，乖乖聽話作順民。共產黨人是主子，如果不聽話就是反動份子，如果敢硬頂就是反革命份子，生殺予奪，任由宰割。

共產黨把中國人分為兩大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共產黨人最擅製造美麗的謊言，說「統治」太不好聽，因此製造一個新名詞叫「專政」；叫奴役、叫專制不好聽，改稱為「民主專政」；說統治階級不好聽，改稱為「人民」，那麼其他中國人呢？叫「國民」。只有共產黨人是「人民」，是統治階級，其他的是「國民」，是被統治階級。

十億人口的中國，只有共產黨這一部份是人民，是統治階級；不是共產黨人的就不是人民，應該被統治，被奴役。我們不是共產黨人，雖然歷代祖宗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廬墓土地都在中國，因為不是共產黨人就被劃分為「被統治階級」，就應往邊站，我們一生的命運就應該是奴隸。

先烈們把滿清政府打倒，建立中華民國。目的是不容讓誰來作我們的皇帝，來統治我們，來把繩子套在我們的脖子上。我們要站起來，作自己的主人。想不到共產黨來了，代替滿清作我們的主人。滿清時代只要你納糧賦稅，就可以安居樂業作順民，共產黨卻不是如此，他「大膽懷疑」，在他眼中個個可能是反革命份子，叫你雖想作順民也不可，說錯一句話，使錯一個眼色，就橫禍臨門。其實，他們對自己人何曾不如此？劉少奇還是第一號走資派，死無葬身之地；彭德懷、賀龍等都是反毛份子；鄧小平差點也要向鬼門關報到，你就明白在共產黨統治下面，誰都沒有安全，遑論自由，人權更無論矣。

我讀過一篇大陸某詩人的詩，最後幾句：「這裏的河沒有水，這裏的人沒有眼淚」。我讀了不禁掩卷泫然，內心久久不能平息。想到大陸千萬善良的人民，已經流乾了眼淚，再沒有眼淚，多麼悲慘。

林佩軒弟兄年老思故鄉，他寫信問我意見。我對他說：「我們在外自由慣了，說話無遮攔，你回去了，隨便說話怎麼辦？」他回信說：「我禁止我口不說話。」我覆信對他說：「那裏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他想想不敢回去了。

共產黨成為我們的暴君，他還想利用我們的愛國情操，要我們賣命來保護他們的極權統治。有許多中國同胞，特別是海外同胞，被矇蔽了，沒有分清什麼是「中國人的中國」，什麼是「共產黨人的中國」，還被共產黨利用，為共產黨賣命，真是何等可憐。

我愛中國人的中國，我不能愛「共產黨人的中國」。當我每一次想起共產黨三四十年來，禍國殃民的罪行，千萬善良的同胞被凌遲至死，把中國搞得一窮二白，科技落後外國三四十年。到今天仍然抓緊「四個堅持」，堅持他們的統治特權地位；沒有民主，沒有自由；魏京生因為在民主牆寫大字報，到今天仍然坐在黑牢等死；我不能愛共產黨人的中國，他們是極端的無神主義者，眼中無上帝。他們只有仇恨，沒有仁愛；只有鬥爭，沒有互助；他們直言不諱，最終的目的是把基督教消滅，他是我們的信仰敵人，我怎能愛他呢？

## （二）愛教問題

愛教本來是一個十分單純的問題，每個真實的基督徒，誰不深受基督寶血所買贖的教會，誰不熱愛他屬靈的家！可是在共產黨的政策中，宗教要跟着政治走，愛教再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你所應該愛的不是根據聖經的教會，而是三自革新的教會——一個由共產黨控制，變了質的教會。

(1) 三自「政治化」 --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教會領袖憬然於中國教會必須自立自主，才能够在中國土地上生根長大。因此通過了三自 - 自立、自養、自傳三大政綱為中國教會長遠奮鬥的目標。

共產黨來了，號召中國教會走上三自革新的道路。他十分狡猾地把一個純潔的宗教目標，灌入了新的政治任務，要中國教會跟着共產黨走，扮演反美擁共的角色。

自立原來意義，乃是中國教會應該自立自主，不再受外國差會的管理。給共產黨歪曲了，變成中國教會一向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和特務，現在要跟美帝割斷一切關係，肅清一切思想毒素，擁護共產黨，跟着共產黨走。

自養原來的意義，乃是我們要負責自己的經濟需要，不再倚賴差會的幫款，外國如果因着弟兄的愛，給我們幫助，該款應由我們自己調度，不再由差會控制。給共產黨歪曲了，變成中國教會過去是由帝國主義養，現在要拒絕帝國主義一切的假仁假義；過去接受過外國差會助款的，要通過控訴大會，控訴差會的經濟侵略；凡過去教會接受過外國教會的助款，或者教會領袖以及教牧的薪金，與差會助款有關連的，要自我坦白、檢討，承認被美帝利用，照罪行大小，聽候人民處分。

自傳原來的意義是不再由外國宣教士負傳教的工作，中國人要自己負起傳教，建立教會的責任，使中國教會成為一個本色的教會。可是給共產黨歪曲了，基督教過去所傳的，都滲雜着帝國主義的毒素思想，現在必須純潔思想，與美帝分清陣線，割絕關係。宗教是唯心論，新中國需要的乃是辯證唯物論；聖經所講的創造論，不合共產黨的進化論；講靈魂，講天堂，麻痺大眾的鬥爭思想；講愛心，講溫情，腐蝕羣眾的革命情緒。因此講道，必須結合共產黨的革命思想，有的地方講章要先經過負責幹部批准。在高壓下，「無風已經三尺浪」，因此若干教牧，看風轉舵，主日講道再不敢按正意講解聖經，只好看看幹部的面色以求自保。

(2) 革新的政治行動 -- 共產黨聲稱宗教有它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不能用行政命令把它摧毀，要用教育方法讓它消滅。聽起來覺得十分講理，可是他們故意漏掉一句：「和利用一切政治手段，把它打擊和消滅」。而且利用政治手段比利用教育方法更着重。

①當大陸赤化以後，中共要教會聯合起來，組織三自愛國革新會，他們強調新中國的基督徒須要純潔，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這時他們把原有全國基督教組織踢在一邊，挑出吳耀宗、劉良模、江文漢等青年會不信派來帶領並進行三自革新的工作。他們把教會內部對立起來，一派是教會的領袖，一派是信徒，分成兩個階級，由幹部醞釀、教育、發動、組織控訴大會。經過檢舉、批鬥，要教會的領袖、牧師，當眾坦白，自我檢討、認罪，然後給他們種種侮辱、跪地、爬地、戴紙帽、腳踢、吐口水、遊街、挑大糞，跟他劃清敵我關係，送交羣眾監視、勞改，處罰種種。

「牧人被打擊，羊就分散。」教會就在這種情形下拆毀了，共產黨卻洗着雙手說，不干黨的事，是信徒政治覺悟提高了，把教會壞份子肅清。

②中共把全國的教會領袖，都納入三自革新大會內面。威迫利誘，不肯服從的，王明道被隔離在山西。倪柝聲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賈玉銘、楊紹唐等為着保全工作，一時錯覺，參加上三自組織，被利用瓦解全國福音信徒的信心，等到被利用的價值沒有了，就被踢在一邊，(最近幾期中信月刊拙口君的連載，可見其詳)。中共就是這樣利用三自來分裂粉碎全國基督徒的信仰。



③當朝鮮戰事發生，抗美援朝，這時一切與美國政府、教會、商業機構有關的團體及商家，都被查封，美國傳教士被集中囚禁。

④接着國內進行土地改革。中國大部份土地為農村，教會大部份也在農村。土地改革開始，教會奉命全部關閉。問中共土改與教會有何關係？共產黨表示十分關心，他說，我們怕土改時，如果有地主到教堂做禮拜，或者躲入藏在教堂裏，被農民追捕時，發生爭端。為安全計，全部關閉，等土改完成後，才把教會歸回。這種理由真是騙不過三歲孩提。土改完成了經過三十年，一再追討，中共聽而不聞。這是利用土改把全國農村教會關閉的詭計。

⑤基督徒學生或基督徒工人，每次開小組會議時，都成為箭靶子，他們必須聯繫思想，結合學習，挖清思想根源。學校星期日仍然進行小組學習，基督徒工人星期日需要輪值工作，叫他們不能聚會，就這樣基督徒青年經不起長期的打擊、折磨、踐踏，漸漸灰心，以至失去信心。

⑥文化大革命原是毛澤東與四人幫跟劉少奇、鄧小平等的高層奪權鬥爭。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造反，破舊立新。這時基督徒遭受空前的瘋狂鬥爭。想不到基督徒慘遭連根拔起，當朝那些三自頭子也一同遭殃。並因此洩露了很多從來沒有人知的大秘密。就如現在被派來香港專門向教會進行統戰的李儲文，原是上海國際禮拜堂的大牧師，也是全國三自會的秘書長，當他被紅衛兵踩在地上時，他急忙供認他是共產黨幹部，是黨派在教會裏面臥底。紅衛兵不信他所說，最後還是由上級黨部證明。原來這位李儲文在抗戰以前，就由共產黨派到美國讀神學。回來後就在國際禮拜堂擔任大牧師，大牧師原來是共產黨幹部，問你聽了怕不怕？

這是卅餘年來大陸赤化以後中國教會遭遇的景況，有目共睹。神聖教會已經變質了，所謂「三自教會」，已經被政治滲透，被共黨思想腐蝕，被共黨牽着走，我怎能愛她呢？

### 大陸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

文革像一陣颶風，搞得大陸天旋地轉，其中遭災最慘的是教會。教牧要再遭批鬥，信徒如果家有隔宿之糧，或者國外有親人，也難免遭殃。家中殘存的聖經、聖詩、宗教讀物，都要自動燒毀，如被查獲，只要片言隻字，就逃不了毀家之禍。在那時候看起來，教會已經面臨絕境。豈知全能的神有祂的作為，「野火燒不盡」，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臺了，中共領導班縱眼四望，共產黨給予中國大陸帶來的災禍太利害了，論經濟一窮二白，民不聊生；論科技，三十年一片空白，落後外國三四十年，這時候他們高喊着：我們需要現代化，需要外國經濟援助，科技援助；為着避免外國人戒懼，他們不再兇神惡煞，而是裝着笑臉說：我們有民主，你看北平民主牆，魏京生不是在那裏貼大字報嗎？我們有宗教信仰自由，你看上海北平我們不是開放教堂，每禮拜擠滿着做禮拜的人嗎？

教堂重新開放了，這實在是神跡。更奇妙的，不但在大城市官辦三自教會重新開放，而在鄉村那些家庭教會，更如雨後春筍，不但老輩基督徒帶着喜樂的眼淚回來敬拜（拉三 12），而上百成千的青年人，也因心靈饑渴前來尋找神的話語（摩八 12），因此家庭教會有極大的復興。

官辦三自教會重新開放了，家庭教會復興了，一片大好景象，很多天真的外國教士，以及國外中國基督徒高興極了，感謝上帝給中國大陸帶來宗教信仰自由，他們駭走相告，認為共產黨轉性了，從今以後中國教會將走上自由復興的大道。

我常說，共產黨說的真話，無人相信；說的謊話，卻十足相信。不要說遠，四十年來他們十百千遍欺騙我們，到現在我們仍然十足相信他們美麗的謊言。他們說的真話，告訴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消滅宗教，我們卻不相信，總以為他們是在開玩笑。

共產黨人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毒品，既然是鴉片、是毒品，她能容忍宗教毒害他們的人民麼？因此共產黨人從不諱言，他們是絕對的無神論者，他們最終的目的就一定要消滅宗教。不過在現階段，因着形勢的需要，改變政策；改變政策並不是改變本質；政策乃是手段，可以隨時適應。變色蟲可以因着環境變色，但變色蟲永遠是變色蟲。現象與本質必須分別，否則就犯大錯。

中共把宗教政策放寬，這是形勢的需要。可是現在網索已經漸漸拉緊了。

第一、起初讓聖經入口，現在海關不像從前放寬入口了。

在北京印了一小批聖經來安慰海外的基督徒（特別是天真的外國傳道士）。可是杯水車薪，離開實際的需要太遠了。我有一位朋友到四川去，參加主日禮拜，聚會後對牧師說，我行筐裏還剩有幾本聖經，你們有需要可以送給你們用。那牧師很客氣說，謝謝你，這邊政府給我們够用的聖經。當他出到大門外，傳道人問他說：先生你還剩有聖經可以送給我們嗎？我們實在太缺乏了。我的朋友把剩下幾本聖經都送給他們，他了解那牧師是站在官方立場說謊話。

第二、當大陸繼續把教堂交還當地信徒時，海外基督徒歡喜若狂。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是要付出贖價的。

當你根據政策要跟他們取回教堂時，有的使用拖字計說：讓我們請示上級。有的乘機勒索說：二三十年來是我們幫你們看守教堂，不然這教堂早就坍塌了，現在你要取回教堂，也應付給我們看守費（把教堂佔用，還要收看守費）。有的乘機敲詐說：我們這地方現在正使用着，如果要搬走，必須另找地方，你們找個地方給我們用吧！我想上海北平大城市，要作板樣用，大概不必付錢，小城市以及鄉村，大都要付上一筆可觀的費用。其實到今天為止，全國教堂歸還的，只佔一個小百分比而已，全部歸還究竟要待何年何月日，只有拭目以俟。

第三、中共把「自傳」解釋為國內的人自己傳，從國外回去的，無論是西教士、是中國人，都禁止向國人傳道。而且國內的人向國內傳，也有個限制，不准向十八歲以下的少年人傳。小學生一進學校就要強迫灌輸無神教育，辯證唯物論。講宗教呢，要等十八歲長大了才准許。而且講宗教也有地點的限制，必須在教堂內面，如果不在教堂內面，就算在家庭內面也是犯法。層層限制，你不要以為共產黨給我們充分的信仰自由。

第四、上列這些比較起來，還算小事，最嚴重的乃是教會統一制，中共的政策乃是把全國基督徒都一統在三自會下面，由三自會統治，如網於網，中共只須抓起三自的頭頭，大魚小魚，一條都不會漏網。還有，迫害教會的事，也可以推說是教會的自清運動，與共產黨無干，這樣就可以把責任輕輕推卸掉。

中共利用吳耀宗、劉良模、江文漢這羣打手，把教會的負責人以及那些不肯投身三自運動的人，都趕入牛棚。他們正躊躇滿志的時候，想不到天有不測風雲，「炮打司令部」，轉眼間這羣三自的宗教新貴，都變成牛鬼蛇神，說來真是可憐。

四人幫塌臺，鄧小平復出，他要塑造宗教信仰自由的形象，准予教堂開放，這時三自會的大官小官也相繼袍笏登臺。另外一方面，當過去教會遭受破壞，特別是文革時期，有很多堅

持信仰的基督徒，他們堅貞不屈，有的像但以理雖然在迫害中，仍然過着敬虔自守的生活，有的恍如羅馬帝國時代的信徒，他們隱身在地下墓園之中，隨時準備為道殉難。當宗教信仰管制放鬆了，這時候很多地下信徒都站立起來，他們美好的見證，帶領着上百成千的未信者歸主。所以一時信徒人數大增。這是大好現象，但卻帶進了官方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衝突。

三自教會以官方立場接收家庭教會，一方面可以壯大隊伍，一方面也可以完成中共給他的任務。

可是家庭教會卻拒絕不接受。第一、為着信仰問題，這些三自領袖，很多是不信派，投機主義，與基督全沒有關係。「信與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轡」(林後六 14)。第二、他們認為這些三自領袖，就是過去主持鬥爭大會，帶領公安同志抓人的人，他們出賣耶穌，滿手是血，如何能夠與這些猶大同心？第三、三自教會聚會時，除了許多節目外，還要報告政策，報告學習總結，政治味道太濃。家庭聚會的信徒，一到聚會就祈禱，就聽講道、或者聽見證。他們只尋求屬靈生命的餵養。他們到三自教會感覺到沒有草吃。第四、他們懷疑三自教會是執行中共消滅宗教的緩進政策。他們要你參加三自會，這樣一個個曝光，都成為他們監視的對象，將來政策轉變，按圖索驥，一個都不會漏網。第五、若干地方開放教堂，其實是名開實關的手法。以廣東揭陽為例，該縣城及週圍的家庭信徒為數二千人，他們不開放可容四五百人的真理堂，卻開放可容一二百人的世光堂。主日聚會時，家庭信徒要跋涉長途，已經大不方便，到達時擠滿了人，無法參加聚會；而除了開放的世光堂可以正式聚會外，若在其他地方聚會皆為犯法。中共這種手法，豈不是抓緊網索，把教會一步步壓縮，達到消滅的最後目的嗎？

當三自教會與家庭聚會發生困擾時，丁光訓曾在南京會議決議中，號召所有基督徒「不論是在教堂裏或在家庭裏，凡是按照基督的教訓，以心靈和誠實事奉主的，就都要同具一個心願」。在這裏他也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性。

我曾為着丁光訓敢於說出這幾句真心話大大喝采。可是後來聽說三自內面鬥爭很劇烈，因為要利用宗教作為升官捷徑的「希律黨人」太多，丁光訓所說的話被迫收回，也就是說，今天大陸除了國營的三自教會以外，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因為不合法，就合該被禁止。三自會若干領袖再一次扮演猶大的角色，帶領差役四出逮捕去賺取三十兩銀子。

過去最震動人心的，是浙江東陽迫害事件，以後在河南、在各地層出不窮，最近在大陸各地迫害家庭教會已成為普遍事件。在這裏有一張李常受呼喊派的教友具結的悔過書，可以參閱。

(讀友請注意，這裏的「呼喊派」全名是「李常受呼喊派」，與我們一點沒有關係。我們一九六三年有負擔，一九七三年正式出版「呼喊季刊」，我們的目的是效法施洗約翰，喚醒信徒，預備主再來。)

李常受是倪柝聲先生的弟子，近年來他們在聚會中常常大叫大喊，高呼「耶穌是主」或「哈利路亞」，有如示威份

## 悔過書

我叫李從緒，女，現年38歲，住揭陽縣基興鎮福源大隊，原系城關鎮基督教聚會組的領導成員。

由於我學了不悟，惡習難改，八三年三月間，我私自接待揭陽縣和揭陽市鎮區的民辦組織「呼喊派」骨干分子，給他們提供食宿場所，在我家聚會，進行反動宣傳，他們攻去「三自」愛國教會是「與黨聯合」是「淫亂教會」。欺騙「三自」代表不聽上天堂等事，給了我上了份，受了騙，不聽從政府的領導，違抗政府政策法令，罪大惡極，做了不少坏事，說了不少坏話。

通過學習，使我真正認識到「呼喊派」是一些極端反動分子在國際反動勢力與支持與鼓勵下，利用宗教形式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民辦組織。我參與「呼喊派」的活動是嚴重錯誤的。在我的影響下，一些信徒也，也們在口上上了「呼喊派」的當。

為了改正錯誤，教育群眾，印《悔過書》一千份，張貼全縣，以示悔悟。我並決定退出民辦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並要拉舉揭發「呼喊派」骨干分子的罪惡活動，做一個愛國守法的好公民。

悔過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子大呼口號，來加強聚會時熱烈的氣氛。這是利用魂的衝動，混冒靈的火熱。我們要小心分辨。

### 香港基督徒往哪裏走

筆者不辭詞費，把過去與當今大陸的教會情況細述，讓讀友對於未來香港教會的流向心中有數。

不要忘記，共產政權是無神的政權，他最終的目的是想消滅基督教。

不要忘記，三自會是中共所建立，所控制的國營教會。他的頭頭支的是中共的薪水、吃的是中共的飯，裏面份子複雜，他們是中共利用來統治中國教會，赤化中國教會的機構。

不要忘記，中共為着維持香港的安定與繁榮，以免一九九七年接收的是「死港、臭港」，所以儘量大開支票，用以收買人心。他對教會也如此。三十年前中共怎樣應許民主黨派、資本家，怎樣應許文化人、宗教界……等到金剛箍箍上頭了，就原形畢露。當我們想到王明道、倪柝聲、賈玉銘、楊紹唐、陳崇桂……這一大批神的僕人，一個個遭災，還有萬千忠心守道的神的兒女，他們的血還在那裏哀鳴。我們需要特別警醒，不可放鬆屬靈的裝備。大牧師李儲文已經負着統戰的任務前來香港招撫；若干不信派、機會主義也已搖旗吶喊，出賣自己，準備扮演宗教新貴的角色。還有若干「屬靈特務」，正奉着他們主子的命令，滲透香港教會，游說香港信徒，為中共的三自塗脂抹粉，來爭取老實的基督徒歸附。

不要忘記，基督徒的生活是屬靈爭戰的生活。「眾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啟十二 11）。但以理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他被擄在那邪惡的政權下面，他堅持信仰、忠貞不渝；另一方面他也保守生活美好的見證，不讓敵人在他身上找到攻擊的把柄（但一 8，六 4）。

尼希米也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他身在書珊（代表世界），心在聖城（代表天上）；他每日所關心的、禱告的，是神的家，屬靈的肢體。他不浮躁，安靜在神面前；他不輕言犧牲，卻全心為神犧牲；他不是祭司、不是先知，他只是一個神的子民，但他為神完全擺上，神就藉着他把倒塌焚燬的耶路撒冷建立起來。

不要忘記，歷史總是不住重演。主耶穌十二門徒，猶大為什麼出賣耶穌？有人以為他是貪愛三十兩銀子。真是如此，為什麼他拿到三十兩銀子後又丟掉了，出去吊死。猶大出賣耶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感覺到政治壓力太利害，祭司長、長老謀害耶穌的風聲日亟，他為自保，把耶穌出賣了，表明與耶穌割斷關係，日後可以不被耶穌連累。三十年來，大陸有多少基督徒，多少教會領袖，為着洗清自己的關係，出賣同工，出賣信徒，走的正是猶大的道路。

還有彼得，他是英雄主義者，他大言炎炎，誇稱一定為道殉難，與主耶穌同死，想不到言猶在耳，竟然在那使女面前，三次不認主。三十年來大陸多少信徒，自以為了不起，十分驕傲自是，睥睨一切，想不到別人還沒有跌倒，他已跌得粉碎。

歷史太多的猶大，太多的彼得。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前車之覆，正是我們的鑒戒。

不要忘記，三十年前開始時，若干愛主的教牧，他們含羞忍辱，走着妥協的道路，目的在保護教會和羊羣的安全。豈知一入了彀，便身不由主，只好賣恨以終。

不要忘記，但以理年少流落異邦，能够保守信仰，足見小時在家，他有美好的宗教教育訓練。我們青年人背叛信仰，他的父母本來很熱心，可惜沒有注意年青的一代，結局父母栽種，兒女拆毀，言之痛心。

不要忘記，我們有本分當盡，不要因當前的紛擾迷失了方向。我們要趁着機會把福音傳開，努力救人。我們需要幫助別人。我們是社會羣體一份子，要盡光鹽的責任。

不要忘記，我們所信仰的神是創造的神，統治宇宙的主宰；洪水雖然汎濫，祂的寶座安定在天。

不要忘記，現在是末後黑暗的日子，信徒要多讀但以理書，可以加強信心；要多讀啟示錄，叫你更加警醒預備，等候基督榮耀降臨。

### （三）移民問題

當一九九七的警報吹響，人心惶惶，有如驚弓之鳥，大家想移民國外以求安全。特別是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二百萬居民，更坐立不安。基督徒是社會一份子，受羣體的影響，自在意中。

美國人的祖宗就是為着宗教信仰自由，由歐洲坐五月花船逃難到美洲新大陸。門諾會信徒就是為着政治及宗教的自由逃難到北美洲。尋求自由與安全是人權的基本要求。為着尋求自由與安全離鄉別井，是值得我們同情與幫助的。

有人批評移民別國，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表現。說這話的人，第一可能是對鄉土有特別感情的人，這種人值得我們尊敬。第二，可能是受某種人所說服，認為移民別國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因而人云也云。第三，可能他自己沒有條件可能移民，正像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批評葡萄是酸的一樣。

雖然如此，可是移民別國究竟是一件大事，基督徒必須小心從事：

（1）主耶穌在馬太廿四章二十節，提到逃難，也提到祈禱。可見「逃難」，以及「為逃難祈禱」，並無不合。可是要逃難，應當如何為逃難的事祈禱，以免走錯路。

（2）移民是一件大事，正像一棵樹移種別處，影響十分重大。東西文化、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經濟問題、政治環境、宗教情況，對上年紀的人，與及青少年一代能不能適應？都當小心考慮。我看過很多移民的人，有的人很容易適應，生活得十分愉快，前途大片光明；有的人不能適應，終日唉聲歎氣，懷念過去的好景，不肯為當前付代價，移民反成痛苦。

還有作基督徒的，有人在苦難中不但站立得穩，並且有如馨香的沒藥，越榨香氣越發出；等他到那平安舒適的地方，物質文明的沖擊，資本主義生活的享受，叫他變了質。他受得起烈火的熬煉，竟受不起物質生活的腐蝕，漸漸信心失落，貪戀世界，有如羅得在所多瑪中失落自己。這樣的人，對他來說，移民成為他永世的損失。

（3）作基督徒的凡事要求主指引，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一九五零年當我要回歸大陸時，我有二位同工，一位從北方出來，他把實際的情形詳細告訴我，勸我不可自蹈羅網。另一位她對我說：你要把自己的意見、道路交托主手中，主的旨意最好。後來我回去了，經過三年半驚險的日子，正如第一位同工所說的；可是因為主的帶領，祂引領我經過死亡的幽谷，但祂與我同在，叫我經歷很多信心的功課，屬靈的造就，對實際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直到今天我並沒有後悔。

這是一個大動盪的時代，神的兒女正像麥子一樣被篩，被大力的篩：有的人站不住腳被篩掉，有的人失去信心被篩掉，有的人走上猶大的道路被篩掉。我們需要恐懼戰兢，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永遠記住「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馬太十 28）。

## 香港基督徒與一九九七

吳恩溥

中英一九九七香港聯合聲明，已經雙方正式簽字，塵埃落定，倘若沒有特別變故，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將移轉給中國大陸。

筆者前文「一九九七與香港基督徒」，認為簽訂協定以後，香港應有再一陣繁榮，這因為中共也好，英港也好，香港的資產階級以及香港居民，大家都渴想安定與繁榮；香港必有再一陣繁榮，正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香港的基督徒為香港居民的一份子，大家生於斯、長於斯、工作於斯，痛癢與共，休戚相關，正所謂「風雨同舟」，同一命運；所不同者，即香港基督徒多一層宗教信仰，在中共政權下面，勢將較諸香港居民多一番麻煩與災難。

眾所週知，宗教信仰在共產黨人心目中，是「人民的鴉片」，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共產黨人對這些話，從不避諱，他們不但宣諸於口，而且筆之於書，認為消滅宗教是共產黨革命目標之一。

就因此，一九九七以後，香港基督徒的命運如何，實為香港基督徒所迫切關心和擔心。

香港丘恩處牧師在提及一九九七香港人的心態時，他列為五種：①樂觀派；②悲觀派；③一走了之派；④承擔派；⑤駝鳥派。

其實這分法有些勉強。一走了之派可以歸入悲觀派。為什麼撇下家園，撇下多年奮鬥的根據地一走了之，只因為對中共失去信心，悲觀絕望，迫不得已，只好一走了之。承擔派可以歸入樂觀派，因為對中共有信心，認為前途大片好景，可以創造局面，因此樂意承擔，圖謀大事。

因此照我的看法，只有三派，一為樂觀派，無論他有事實根據，或者不過是出於天真或幻想；二為悲觀派，無論他有事實根據，或者只不過是出於杞人憂天，或者是嚇破膽的驚弓之鳥；三為駝鳥派，閉目不看現實，掩耳不問是非，就算大禍將至，仍我行我素，一切認命。

究竟這三派看法，哪一派對哪一派不對，答案並不簡單。這因為決定行止，有人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有人只計利害，不問是非；還有人卻利害與是非兩者兼顧，正如某主日學生所謂「今生作財主，來生作拉撒路」，君子不吃眼前虧。

其實以今日而論，計利害者比比皆是。老底嘉教會第一個誇口乃是「我是富足」（啟三17），以財富自炫炫人，以利害得失為行事處世的標準。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劈頭就問：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其有以利於我國乎？孟子大發牢騷，責他不够君子，君子之道是只談「義」不談利。

孟老先生未免太迂了！舉世滔滔，誰不爭權奪利？世人如此，教會還不如此。信徒如此，牧師站在講臺上，責備信徒貪愛世界，其實他心裏盤算的還不是「世界」，只因沒有世界可以讓他貪愛，就狐狸大罵酸葡萄，等有一天，世界到他跟前可以讓他愛，那時候什麼伎倆也可以出齊，來爭取發財發達。



其實利害與是非，不但是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也是神兒女討神喜悅，或者討好世界的試金石，只是被人忽略罷了！

## 歷史叫人寒心

歷史不斷地重演，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陷阱在此，來車止步」。雖然如此，但世人仍如飛蛾撲火、前仆後繼，甚至神兒女也如此。一部新舊約聖經，內面多少成功與失敗人物，可作殷鑒，但有那幾個肯注意？我們今日所看見的，第一，有人不讀歷史；第二，有人雖讀歷史，但不吸取歷史的教訓；第三，雖有覆車的鑒戒，但有人存著自大狂，「眾人雖跌倒，我永不跌倒」（太廿六 33）。有人存著英雄主義。認為此時正是赴湯蹈火，表現忠貞的時候；有人存著機會主義，認為此時正是渾水摸魚，飛上枝頭發達的機會；有人存著僥倖心，認為只要圓滑，見機行事，就可以逢凶化吉.....。

就是如此，所以歷史不住地重演，世事如此，教會事也如此。

三十年前，北京政治協商會議上，共產黨自我批判，認為過去犯了左傾幼稚病，今後一定痛改前非，表演維妙維肖，差點要流下眼淚。可是三十年來，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一個接一個，從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陰謀變為陽謀，再來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千萬人頭落地，還好老毛死得早些，鄧小平死裏逃生，「鹹魚翻生」，把一切大小罪惡都歸到四人幫頭上，現在再來個「四個現代化」、「一國兩制」，一九九七以後再加上五十年，美麗的謊言，哄得香港人心花怒放，以為共產黨真的變性了，從此可以安然過著資本主義享樂的生活，基督徒也高唱讚美上帝，今後信仰自由，再沒有宗教迫害的事兒。

倘若真是如此，那正是筆者日夜馨香禱求的事。

不是筆者嚇破了膽，信心破產。讓我們睜開眼睛，過去歷史不說，就說現在的吧！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稍微放手讓人民自耕自作，整個大陸已有欣欣向榮的氣勢。回歸大陸探親的人，都認為跟以前大有不同。這是真的，為什麼現在跟以前不同，我常常說中國人最勤儉、苦幹，最有智慧，只要共產黨不干涉，讓他們自由發展，不夠幾年，大陸就會達到豐衣足食的地步。劉少奇給他們三分自耕地，今天鄧小平稍微放鬆一點，整個大陸就有急劇的轉變。不知者以為是共產黨的功勞，其實錯了，只要共產黨不干涉，靠邊站，中國人民就有辦法。共產黨死執馬列主義的死教條，對於工農一竅不通，偏要外行領導內行，怎不觸礁，帶給中國人民大苦難。

可惜鄧小平只見一半。他眼見共黨統治中國三十年，換來的乃是國貧民困，一窮二白，因此放手讓人民自己解決。可是他的腦筋仍被馬列主義的死教條拴住。據最近報告，中國大陸的內部文件（這些文件只給高級幹部看）指出，資本主義永遠不准在大陸生根，私有財產制度，最後一定要消滅，今天各人所擁有的一切，將來一定要公有「共產」。這麼說來，今天中國大陸的「放鬆」，只不過是暫時性的，最後大家還是要走回頭路，重過悲慘的日子。

這些話我認為可信度很高，因為大陸的憲法，還不是堅持四個「堅持」麼？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既然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還容許你擁有私有財產，過著資本主義生活麼？既然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陰魂不散，他還容許你背叛馬列的教條麼？這就很清楚給我們看見所謂「一國兩制」，乃是此時此地為著挽救香港人的「三信危機」的空頭支票而已。更何況所謂一九九七香港聯合聲明，只不過是中英雙方的聯合聲明；「聲明」有沒有法律效力？加上解釋



權屬於中共，怪不得有人問英國外相，這聲明有沒有法律約束力？倘若中共不守諾言又如何？他也只好聳聳肩說，中共若不守諾信，他也沒有辦法。

這就十分清楚給我們看見，「一九九七中英聯合聲明」，它的基礎不是建立在法律上面，乃是建立在信心方面——相信中共不食言；這也怪不得有人認為鄧小平如果傷風感冒，中英聯合聲明也跟著大打噴嚏。「聯合聲明」是否可信，見仁見智，也只有讓大家自己決定就是。

筆者所以不嫌囉唆，就是要弄清楚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九九七關鍵性的文件，既然缺乏法律的約束力，一旦人事改變，信心翻觔斗，聲明就成為一張廢紙。那時中共對香港既然有主權也有治權，誰說話誰就干涉內政，香港前途如何，不卜而知。其實「聲明」起初叫「協定」，協定是雙方的協議約定，還有一點點法律的約束力，最後中共堅持改為「聲明」，也可以看出中共存心何在了！（最近中英雙方把這聲明，在聯合國登記，不知的人以為從此有約束力矣。其實只不過是立此存照，在國際間沒有法律效力的。）

### 基本政策與戰略運用

香港基督徒對於一九九七的態度，樂觀、悲觀，或是駝鳥，將由個人自己作決定，可是有幾件事卻不能不知道：

第一，中共的宗教政策，最終為消滅，現階段乃為控制。為著配合現階段的政治情勢，爭取全世界民主國家支持四個現代化，他們不惜利用懷柔——滲透——分化——壓制——打擊，不同的手段，一步步以達到消滅的目的。

中共統戰部利用「三自會」，「以夷制夷」來控制基督教，上文已說過，這裏不贅。三自會的頭頭為丁光訓。丁氏是聖公會的主教，曾在美國留學。他太太曾在女青年會任職，十分左傾。當丁光訓在美國留學時，他太太也來美國伴讀，曾利用各種機會在各處進行左傾活動。丁氏在黨裏面不但日子久，歷史深，地位也高。當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特派專機到南京把他載走隱藏起來，不讓他落在紅衛兵手中，周恩來看準將來要利用基督教作統戰的工具，來爭取世界各國的基督徒，他的深謀遠慮，實在令人驚歎。

大家都知道上海國際禮拜堂的李儲文牧師，早就是共產黨員，由黨派到美國讀神學，回來後在上海作大牧師，如果不是紅衛兵把他抖出來，誰知道他是共產黨派來基督教裏面臥底的一位大特務。以李儲文的重要性，周恩來沒有把他藏起來，以至落在紅衛兵手中暴露身份，而對於丁主教，周恩來一早就把他藏起來，丁主教的重要性也就十百倍於李儲文。李儲文今日官拜香港新華社的副社長，丁主教的地位多高，也就可以想知了。

共產黨利用黨員作主教、作牧師、作教會的領袖，來滲透和控制教會，執行黨的政策。三自會從表面看，是基督教三自愛國的組織，可是它的本質，乃是共產黨利用它來控制基督教的工具。

也就是如此，四人幫倒臺後，大陸有三自教會（官方教會），家庭教會（民間教會）。初期丁主教承認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一樣是心靈誠實事奉主，不能說他們不合法。可是後來丁主教把這話收回。為什麼？如果讓家庭教會繼續存在，黨就不能藉三自會控制全國基督教會，三自會也就無法執行黨的控制政策了。因此今天中國大陸已經壓力越來越重越緊，若干地方的家庭教會若不加入三自教會，就要遭受取締、拘捕、迫害。

今日大陸加緊兩面政策，一方面對家庭教會加強壓力，迫使他們歸入三自教會，以利控制；一方面對外國拋出更多的笑臉，近來丁光訓邀請葛培理明年前往大陸訪問講道，以及允許聖經公會在國內設廠印刷聖經，就是這政策的靈活運用。

近來大陸信徒向中共領回若干教會，他們公開呼籲海外基督徒寄錢支持，數十萬，數百萬。另外一方面大陸不准國外教牧回去講道，他們也強調香港訓練的神學生不准回大陸從事傳道工作。為什麼只要錢不要人，個中奧妙，也可以想知。

有人說，我到中國大陸參加主日禮拜，牧師講的道很純正。這話是真的，可是你不要忘記，主日講道那些牧師大都是老頭子、有的六七十歲、有的已經八九十歲，這些老牧師過去接受的神學訓練，乃是基要派的信仰。大陸赤化之前，他們已經負起牧養教會的責任。經過共產黨三十多年的無情迫害，有的已經跌倒，這些站立得穩的，他們的信心受過火煉，今天的見證也就更加屬靈更加堅強，這些人並不是共產黨時代訓練出來的。有人擔心這老一代的牧者過去了，新的一代在那裏呢？今天南京神學院，他們信的是唯物論，主張的是解放神學，他們造就出來的人才，是否將成為共產黨在教會裏面的代理人？實在令人擔憂。數年前有人進行差派教授到國內神學院幫助訓練神學生，國內不接受。我有一位朋友，出身是美國名校的博士，他有心到國內主講社會科學，宗教比較等門課，學校接受了，經費有着了，可是大陸政府覆信，主講這些課必須是共產黨員，你沒有資格。今天大陸的神學教授，是否個個必須是共產黨員，想起來不免寒心。

為著配合四個現代化，大陸不斷唱出自由民主的調子，也不時吹出攻擊宗教的老調，實在不大配合。細想起來，這是共產黨的聰明處，立字存據，免得將來黨拉緊綱繩時，你們怨懟失望，以為黨欺騙你們；黨並沒有欺騙你們，乃是你們一廂情願自己在作白日夢，消滅宗教乃是黨的基本政策，只是為著配合政治，現時放鬆而已。

### 基督徒要謹慎警醒走正直的路

第一、香港基督徒今天應該做什麼？——今天香港的宗教界、正像三四十年前國內解放初期的基督教界一模一樣，那些新派（其實是不信派）正在大唱認同，大唱愛國，希望在新主人下面成為新貴；那些舊派（保守派）為著討好新潮流，正在設法把那些不合時宜的東西盡力砍削，撤退信仰防線，希望能夠得著共產黨的諒解，可以保得住命根，維持工作；那些潛伏在教會裏面的左派分子，正踏著各種不同的步伐，為建立官方教會努力；那些信仰固執份子，卻大唱從禮拜堂撤出，退到家庭裏面去，走使徒行傳的路線，這些人大概以為在禮拜堂內共產黨認得出，分散到家庭裏面去，共產黨大概患著色盲認不出來，可以讓他們繼續聚會。還有些識時務的「俊傑」，到處為共產黨作說客，麻痺信徒的警醒心理；還有不少從大陸出來的宗教特務，這些人熟讀聖經，滿臉屬靈的樣子，個個大有來頭，不是宋博士的信徒，便是賈玉銘的學生，甚至與王明道同坐監牢，大作受苦的見證，怎樣為主受苦難，被四人幫所迫害，故事可以任意編造，眼淚和鈔票就要你付出。熱心參加查經班、祈禱會、探訪隊，來爭取當地信徒對他的信心，以後一步步滲透分化，沖淡信徒們的戒心，來達到他們詭詐的目的。

面對這些不同的人，聽見這些不同的話，真叫信徒左右為難，進退失據，不知怎樣是好。

愛主的人阿！不要忘記，第一要做醒禱告，不要輕易動心，求主給你分辨的靈，哪一頭是屬主的羊，哪一頭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哪一個是神真正的僕人，哪一個是偽裝的光明天使。最緊要不但要聽、而且要看，小心的看，不要以耳代目。以撒不是說，手是以掃的手，聲是雅各的聲麼（創廿七 32）？可惜他眼睛昏花，仍然被欺騙，聖經特別告誡我們，對於傳道人要看，

要小心的看；不是看他一天二天，乃要不住的看，看他結局（來十三 7），這樣才能看出他的狐狸尾巴來。今天正是羣魔亂舞的時代，不小心，你就會墜入撒但的陷阱。對於周圍的弟兄姊妹也要小心的看，免得給偽裝的豺狼吞下去。

第二、要恐懼戰兢，存著臨深履薄的心。倘若彼得曾三次跌倒；倘若賈玉銘、楊紹唐也上了假弟兄的當；倘若王明道受不了疲勞轟炸，做過現代彼得。我是什麼人，如果不是主恩托住，主愛憐憫，又怎能站立得住？因此不可驕傲自恃，也不可灰心喪志，因為主必賜恩謙卑人。

我們一面要站穩信仰立場，一面要清潔自守。但以理因為「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失」，對神無辜，對人無過。雖然被陷害投身獅子坑，但內心坦然，勇往直前，人可以佈置陷阱害他，但大利烏王可以給他作見證，獅子羣可以給他作見證，亮節清風，千古凜然。

第三、前文我已說過，今天擺在香港人面前，最大問題就是「移民問題」。移不移？移到那裏？移後又如何，不移又如何？這是一串大問題。最重要是求神指引道路。聖經有兩條路線：

（一）**是摩西的路線**，他把選民從埃及帶領出來，連一蹄都不留下（出十 26），因為埃及的信仰迫苦，沒有辦法忍受，千辛萬苦，任何犧牲，都要離開，過著信仰自由的生活。

（二）**是但以理的路線**，他們在巴比倫，波斯的政權下，含辛茹苦，在核桃夾中過生活。讀但以理書、以斯帖記、尼希米記，你可以看見他們「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羅八 36），那種生活多痛苦、多難受。可是神既然把他們擺在那環境中，神既然要他們承擔前人的罪過（但九 8），他們只有噙着眼淚，接受擺在面前的事實，願意在烈火窯中活出見證的生活，願意在荊棘叢中散放百合花的馨香，在那邪惡的時代中，作神的活見證。

我們每一想及在香港的弟兄姊妹，每一想及一九九七轉眼即將來到，除了祈禱中為他們舉手，還能作什麼呢？除了祈禱關懷以外，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不是沒有話說，乃是沒有資格說：我們不敢傷弟兄的心，我們只有遙遠地給他們祝福，願上帝保守他們的心懷意念，指引他們走平安的道路。

## 總要儆醒，免得入了迷惑

王國顯

### - 與香港的基督徒交通有關一九九七的問題 -

一九九七的問題，的確是帶給居住在香港的人很大的衝擊，在香港的基督徒也沒有能置身在這要來的大變動以外。但是作為真正認識神的兒女們，該是如何的去面對前面要來的大事呢？是像一般人去透過各種的辦法，來應付將要發生的局勢呢？還是在環境的催促下，誠誠實實的回到聖經裡，按着正意分解神的道，從而看清楚該如何站立，肯定教會所該持守的，仰望神的幫助，在艱困的環境中，顯明神的見證呢？

今年夏天，筆者在香港度過了一段時間，在一些基督徒和在基督教有名望的人當中，看見和聽見的一些事物，叫我不能禁止自己不把心裡的話，向在香港的神的兒女們有一點交通。事情必須要從香港的「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所發表的稱為「信念書」開始，再而說到「香港基督教會有關宗教自由聲明」，並「香港基督徒北京訪問團」的活動。不管是那一點，對篤信聖經是神的話的基督徒來說，都不是他們所能接受和所該接受的。

先從「信念書」說起，雖然「關心教會前景小組」已在五月二十日宣告解散，但「信念書」對教會的不良影響還是流傳着。「信念書」要啟發基督徒反省，要作「香港教會未來的見證指標」，有這樣的抱負的精神是可嘉的，可惜「信念書」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根據人的思想來作推論發揮，而不是根據聖經的真理，來給神的兒女指明方向。

#### 塑造歷史的問題

「信念書」一面說「神是...掌管歷史的主宰」，又承認「不論在任何社會政治環境下，都應以聖經為我們的信仰，生活及事奉的最高準則」，可是在「信念書」的本身註釋中，我們所看到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使人覺得「信念書」只不過是一些口號，甚至是一件「政治性的裝飾品」。不錯，「在聖經中，神的啟示與歷史往往是連在一起，不能分割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再問一句，究竟聖經中的歷史是甚麼歷史，那歷史的範圍又是甚麼？我們必須指出，聖經中的歷史都是和神的子民發生直接關係的。神在歷史中所作的，是根據神的目的，就是人與神的關係正確的調整，在這個目的以外，神沒有給我們看見祂要塑造歷史，更沒有叫我們與祂一同塑造歷史。神既是「掌管歷史發展的主宰」，就不需要激動人的「歷史感」要去塑造歷史，而是要人跟上祂的目的。我們總要記得，人並不是地的主人，如今地雖是服在那惡者的手下，但地的真正的主人還是神自己。因此我們不該伸出烏撒(人自己)的手去替神「塑造歷史」。為「我們的鄰舍」和「我們自己」一同塑造一個美好的前途」。若要我們自己動手去塑造，神怎麼可以再是「掌管歷史的主宰」呢？

#### 政教分離的問題

政治與教會要分離，雖然有一些人還是喜歡要辯論，但是真誠尊重神的話的人，都會知道政教分離是聖經的真理，教會在屬地的事務上是不擔當任何角色的。「神的物當歸給神，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這一條分離的界線是十分清楚的，一點也不含混。我們的主也明明的說：「你們不屬世界。」(約十五 19) 又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 36)「你

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三 2）聖經中還有許許多多明顯的話，讓教會知道地上的事務並不在教會的範圍內。在這一方面，基督教在歷史上一再的偏離神的話，犯了數不清的錯誤，如今「信念書」又有意的要把教會導向這一方面來，要教會「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的策勵政府...」這就是把教會導向干涉政治的活動中。

廿世紀初的「社會福音」運動，那些「不信派」的人開口是「扮演先知的角色」，閉口也是「作時代的先知」，這些「先知的口號」沉寂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在普世教會運動中又死灰復燃，沒想到一些稱為信仰純正的人物，也應聲「先知前，先知後」的吶喊起來。他們忘記了，先知是神向祂的百姓說話的人，說話的目的是使人歸向神，就是以利亞所作的，也是要神的百姓歸向神，亞摩司的訊息更是要背道的子民悔改歸向神。君王才是政治的角色，先知並不是政治的角色。教會若要扮演先知的角色，那也是領人歸向神，卻不是捲入政治的漩渦中，更不是鼓吹「解放神學」的工具。

### 與不信派合一的問題

若是真實的要確立聖經的權威，決不能說的和作的不一致。聖經明明的說：「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轡」。（林後六 14）「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一 8）「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約二書 10~11）神的話是這樣清楚的囑咐神的兒女要和不承認基督的救贖的稱為「基督教領袖」的人分別，我們若是真的確立聖經的權威，應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小小的一個城市（註：指香港），卻有這麼多的宗派，宗派間的彼此合作可說是絕無僅有；還有福音派和普世派的對立（現在情形改善多了。）」教會的合一是對的，但不信派卻不在合一的範圍內，也不是合一的對象，相反的，正是要分別的對象。「信念書的註釋」卻為此感到欣慰，不能不叫人懷疑聖經的權威是甚麼，怎樣才算是確立聖經的權威。事實上，「信念書」是確立「神學」的權威，而不是確立聖經的權威，看重神學家的說法，過於聖經本身的所說。

### 對「信念書」的總評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從「信念書」中找出幾個比較大的點來看看，還不够作全面性的商榷。但是從原則看來，也可以說是全概括了。這一些熱誠有餘，而對聖經不够全面信服的基督徒，再加上經驗上的缺欠，（原諒我這樣說，因為事實是如此，他們只是用在書本上所得的西方政治理念作一廂情願的期待，而不認識他們的對手的實情。）所以產生這種心思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所要維持的，是眼見的基督教的組織和工作，是現存的宗教活動與內容，而沒有領會神所要得着的是自己的見證。歷世歷代以來，人都是看重工作過於見證，從這心思產生了要因環境而追求創造新的教會模式。

教會只存在真理和原則的問題，模式的問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當教會變質成了屬世的社團時，才會產生模式的問題。遠從使徒行傳的教會看，近從中國大陸上的家庭教會看，都是說出教會是在聖靈的引導和運行中建立起來的，絕沒有讓人先創製一個模式，然後讓眾教會去跟從。

總結的說來，「信念書」完全是人的意見代替聖經真理的產物，雖然引用了好些聖經，但卻讓人的解釋，蓋過了聖經原來那樣明確又簡單的真意。可是發生的難處並不在這裡，而是它所帶出的果效。說得清楚一點，就是叫基督徒在屬靈的爭戰中，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裝，

瓦解了教會爭戰的能力，這一點才是最嚴重的，在下文再作深入的說明。這樣比較起來，它本身的內容自相矛盾的弱點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 宗教自由聲明

八月卅一日，由八十四位香港基督教的有名望的人出名徵求香港各教會響應的「宗教自由聲明」公開發表了，也把該文件送交新華社轉交北京。他們以為藉着這文件向未來的政權「顯示教會在基督內的團結」，為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先從人的觀點來說，這一份聲明本身就是一件政治性的文件，他們既然要求政權不要干涉宗教，而他們現在所作的正是以宗教去干涉政治，這正好給政權有理由去干涉宗教，因為是宗教先干涉了政治。

回到了教會的屬天性質來看這一件事。從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直到今天，真正的宗教見證和歷史，都是在沒有宗教自由的光景中度過的，基督徒用血和淚寫下的教會歷史的寶貴意義就是在此。地上的人反對主，主並沒有要求人停止反對，祂依舊是默默的照着父的定意作祂所該作的。歷代的聖徒也是如此，他們並不要求人的諒解和同情，他們表明他們所信的，世人同情或不同情，決不成為他們事奉敬拜神的依據。世人即使是極猛烈的反對，他們還是相信並跟隨主。在最近這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神的兒女的站立，該是我們的激勵。過去的聖徒若是只求宗教自由，恐怕我們今天也沒有福音可信了。「宗教自由聲明」實在是沒有意義，而且是多餘的。

叫人難以理解的，就是在聯合邀請各教會聯署「宗教自由聲明」的人中，竟是純正信仰的領袖們和不信派的代表人物一同發起。我希奇這些純正信仰的領袖們，會不知道主並不接受不信派的事實，他們和假先知們一起為教會的前途大發熱心，這事在他們裡面的聖靈怎麼能過得去呢？主的權柄又給擺放在那裡呢？若說這是關乎人權的事，不必把真理的原則搬出來，若是這樣，是否應該把佛教，道教，回教.....一起都邀請來聯署，這「宗教自由聲明」不是顯得更有力麼？誰要去回答這個問題呢？

## 北京訪問團

九月六日至八日，香港基督徒訪問團在北京與政府官員交流意見，當面表達「宗教自由聲明」的內容。據路透社在北京發出的報導，說，「姬鵬飛表示允許香港教會享有宗教自由，並由香港本地教會處理教務」。又說「香港和大陸的宗教將立於平等地位，誰也不從屬誰。」表面上這表示好像很開放，但事實上是怎樣呢？且看八月五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和丁光訓那一些人的講話，香港的基督徒照着聖經的吩咐作的，不是都給他們加上政治的罪名嗎？再看過去李儲文等人所作的，誰敢保證香港教會沒有像李儲文的人在篡奪教會的管理權呢？若是這樣，香港本地教會處理香港教務並沒有意義，就像今天中國大陸上的「官方教會」一樣，只能充作「宗教自由」的櫥窗。

## 那不過是一個圈套

近十年來，香港的基督教的圈子中，接連的出現了一些運動，從「認(同)祖(國)」到「社會關懷」，到「信念書」，「宗教自由聲明」，直到「北京訪問」，這一些事務彼此間是有着一根相聯的線，而這個相聯的背後，又是一根呼之欲出的線在牽着，許多天真的基督徒都不領會這一個，還以為這是「正義」和「人權」，參予在其中是責無旁貸。許多的時候，美麗的言詞的背後，卻是一個坑人的圈套。

就拿北京訪問團這事來作個說明吧！在香港的基督教的圈子中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有一位姓林的牧師，常常進入香港新華社的，中共方面要向基督教傳達甚麼消息，就通過這個林牧師來進行。這次北京訪問團就是這樣安排出來的。訪問團的成員是被邀請的，而不是各人主動參加的。了解其中的經過，也就明白了訪問團只是成了給政治利用的工具，一面是安撫香港浮動的民心，一面是為中共在國際間製造自由開放的形像。

但是對基督教來說，那會是一個有計劃的圈套。中共統治大陸這三十多年裡，經驗使他們深知，要真正的篤信基督徒接受他們無條件的管理，來達到消滅宗教的目的，一定要使基督徒離棄聖經的真理。三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的神的兒女們，他們在極艱苦的境況中仍然站立，就是持守着教會不接受以政治為內容的活動，也不肯放棄聖經的真理來與不信派聯合，他們一心一意的要持守着教會的純淨，幾十年如一日。為要使香港的基督徒在不自覺中去拆毀自己的屬靈防守線，自動的去解除自己的屬靈武裝，他們安排了這一個圈套，你一進去了，以後你就沒有說話的餘地，也沒有條件保守教會的純淨，因為是你自己破壞教會的純淨，是你自己先走進政治的活動裡，是你自己先向不信派聯了手，到了這個地步，你只好乖乖的給人棄着鼻子走。當年的倪柝聲、敬奠瀛，賈玉銘，……這些弟兄的遭遇，該是香港基督徒的借鏡。

## 後語

神的見證絕不是用人的熱心和辦法來維持的。見證並不等於工作，維持了工作並不就是維持了神的見證。在香港的基督徒現在所要作的，並不是「神學的反省」，而是回到聖經中，在真理裡作反省。現在正是時候來測驗香港的基督徒究竟是跟隨主走，還是跟隨人走，也正是時候把眼睛從人的身上轉回到主的身上，更是時候脫離以人的道理和解說作生活的態度，重新建立單純以神的話作我們行事為人的依據。

主給你有心意要在香港為真理而站立，就該在真道上更深的扎根，在與主的交通上更緊密的和祂親近，沒有實在的經歷主，甚麼好聽的道理和智識都不能保證你能站立在主的一邊。若有人感到壓力太重，自己也承擔不來，你就不要憑血氣之勇，硬着頭皮去苦撐，尤其是那些有名望的人，與其將來受不了壓力而又不甘心情願的作了猶大，倒不如及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免得叫人利用了你的地位和聲望去傷害了弟兄姐妹的良心，造成他們對主的揀選的難處，也叫教會有難處。這樣作不能看作為自己打算，因為主也是這樣的告訴門徒，「有人在這城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就是保羅也曾在大馬色城牆被人縋下去而脫離人的手。這些並不是可恥的事。留下堅持的站立是為主，離開而不使自己作猶大也是為主。總之是要儆醒，不受迷惑，不憑血氣，也不受愚昧的愛心所網轄，單單的隨着主的管理繼續前行，也在神的真道中站住。神的喜悅和同在才是我們的力量，正像祂在歷代的聖徒和現今的中國大陸神的兒女身上所顯明的一樣。

一九八四、九、廿一寫於三藩市



## 中共利用三自向國外基督徒斂財

吳恩溥

不久前，曾在海外報章讀見中國大陸教會向海外募款，惟語焉不詳。近閱香港出版的「守望中華」（五月份），「中國與教會」（五月份）有較詳細的報導。據守望中華消息：

「三月廿一日丁光訓主教在香港公開宣佈『愛德基金會』的成立，無論是國內與海外、宗教與非宗教、個人與團體，均可在經濟上支持基金會，並且表明該基金會的目的有三，即以海外的人力物力去：

- ①協助國內年老、傷健人士等的需要(健字是否殘字之誤?)；
- ②支持國內外語及專業方面的培訓；
- ③協助國內印刷聖經，基督教書籍及其他教育性書刊。

又新聞：三月二十一日，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韓文藻發表「愛德基金會」正式籌備成立。目的是促進中國的衛生，教育和社會的服務事業。由中國基督徒發起，基金會的經費和資源將來自國內與海外，宗教與非宗教，個人與團體等方面。

「由於考慮到在中國對人道主義服務方面需要更多的關注，基金會準備對那些未有足夠經費的機構提供幫助。

「基金會關心三方面，(一)在社會發展方面起積極作用。(二)基督徒參與能更為中國廣大人民所知。(三)加強普世教會資源的分享與國際間人與人的關係。

「目前正籌備兩項工作，一是支持南京一所研究兒童心理衛生的中心，另一項是通過海外教育和其他機構，為沒有外國教師的高等學校，招募教師。

「基金會是一種獨立組織。韓文藻說，不會為教會經費向海外求助。這項創舉並不表示中國教會已背離三自原則。」

### 三種不同的反映

看了這則新聞，大家反映意見，有三種不同的看法。第一，是極端樂觀派，十分高興，認為這是大陸當局進一步敞開門戶，讓海外基督徒有機會參與大陸的社會工作。當前形勢正是大好。第二，是審慎樂觀派，他們對三自會設立「愛德基金會」真正的動機是什麼？真正的目的為什麼？表示迷惘。海外基督徒回大陸，不准參與傳道工作，甚至香港造就出來的神學生，大陸當局也不肯認同，在「自傳」方面，把我們當外人看待，但在外匯方面，卻歡迎我們多多益善，更多的捐獻。第三，是悲觀派，認為又是大陸當局斂財的新手法，藉着三自會利用「愛德基金會」來向海外華人基督徒募捐，並通過宗教信仰的關係，向世界基督徒要錢。

大陸自鄧派當權，為着加緊四個現代化的步伐，爭取國外資金，這時對於來自國外的西教士及基督徒，採取笑臉政策。第一，西教士和基督徒攜帶聖經入境，或數十本，有時數百本，都眼開眼閉，讓他們帶入，不予干涉。第二，把各地沒收的教堂發還，開始在上海各大城市，以後及於鄉鎮，一時海外信徒，驚喜若狂，認為共產黨變性了，再進一步宗教信仰一定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為共產黨說好話，並把過去一切的罪行，都堆在四人幫身上，以為從此天下太平。



可是時間是最好的考驗，假面具漸漸拆穿，真相越久越清楚：

准許攜帶聖經入境，早成過去。照近來情況，帶一本二本，有時可以闖關，有時不准帶入。某牧師自帶一本卻不准入境，跟他交涉，准許存關，出境時帶回。從前郵政寄遞，可以入境，現在卻全部退回。

以台灣間諜罪被槍斃的李約翰，就因為多方多次運送聖經入境被捕獲，就被利用政治罪名送上斷頭台。

目前准許美國聖經公會，在大陸設廠印刷，表面看起來，是好消息。可是既經設廠印刷，以後再不准帶聖經入境，理由就冠冕堂皇。而且設廠印刷，未必全部印刷聖經，據云「該廠由基金會擁有、管理、監督，該廠將優先出版聖經，新約和其他基督教刊物，但也可印行符合基金會宗旨的其他出版物」。這個印刷廠設備現代化，創辦經費全數由聖經公會負責籌募。將來只要中共有需要，就可藉口，第一，出版的聖經已够用，或者別種出版物有緊急需要，你們基督徒是講「愛心」的，應該讓別的印刷物出版。

這不是筆者信心破產，三四十年來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怎能不叫人大膽懷疑？就如教堂開放，開始時真是人人狂喜，可是慢慢便發覺裏面有蹊蹺。第一，教堂被佔用三四十年，現在物歸原主，應該追回租金才合理。大陸政府歸還僑產時，自動退回租金，為何歸還教堂不還租，豈不是待遇不公平？第二，不但不退回租金，甚且死賴不還。有的說我們幫你們看守三四十年，應還我們看守費用？有的說我們設工廠，作貨倉，你們要找一個地方讓我們搬。強詞奪理，信徒只有任由他們剝削一番。所以每座教堂交回，都需要付出一筆費用，還要感謝共產政府的照顧。取回來的教堂，有如回家浪子，衣衫襤褸，面目全非，要海外信徒寄去大筆外匯，讓他們修理，汕頭錫安堂據說需人民幣一百萬元，數字多麼可驚。

最近潮汕內地官塘，大陸政府把教堂歸還，當地信徒真是歡天喜地，急忙要海外信徒捐款修理。當海外信徒回歸勘查，覺得年久失修，不如重建。幾經討論，估價十一萬人民幣重建。正要鳩工拆建，這時海外信徒突收到統戰部來信，要求把人民幣折合港幣在香港交還，至於工程由統戰部通知工作大隊承包。聽起來似乎十分公道，事實卻大有蹊蹺。原來今天在香港付人民幣十一萬，同額在深圳可得人民幣廿二萬以上。中共這一插手，十一萬就變成廿二萬，袋袋平安，數字可驚人呀！

中共像一個巫師，能夠點石成金。這些破舊的鄉村教會，一經施法，馬上財源滾滾來。

我推測今天內地一間教堂重修或重建，從幾萬到幾十萬甚至百萬，中共政府將更多交回，一方面可以大得其利；一方面還可以博得海外基督徒的好感，真是名利雙收。將來情勢一轉變，再來個「文化大革命」，所有教會產業大小沒收，那麼今天海外基督徒豈不正是籌款給中共蓋建工作大樓嗎？

註：據最近消息，只要有外匯，大陸被佔的教會皆准許歸還。這是利用歸還教會來勒索海外信徒的外匯。筆者的推測，不幸而言中。

### 海外信徒被迫走上死角

或者有人批評筆者，誤會中共好意。哈！哈！中共交出教堂全出好意嗎？如果真出於好意，第一，應當無條件交還，不能藉詞勒索；第二，應當付還租金，如果僑產付還租金，教產也應付還租金；第三，不但教堂要交還，教會被沒收的教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應當一律交還。這才

表示中共出於誠意。可是直到今日，交還的教堂只佔全國總數一小部份，而教會財產，仍然給中共霸佔，這難道不夠清楚，給我們看清「司馬昭之心」也麼？

不久前，海外某弟兄親回大陸，調查有關修建教堂，真是滿懷希望前往，卻是失望回來。據他們實地調查，今日交回的教堂，因年久失修，如要使用就需大修，不然就需要重建，用款箭頭都指向海外信徒的「外匯」。照他的意見，這還是小事。最嚴重的問題乃是牧養這方面。教會經過三四十年腰斬，土改和文革的蹂躪，沒有新一代的傳道人。現在剩下的教牧，大都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子，有的甚至八九十歲。這些老牧師，主理聖餐，每禮拜走很多鄉村很多路。收回的教堂，禮拜日無人講道，信徒只有回去作禱告，教堂已失去傳福音，造就栽培的功用。刻下大陸有三所「神學院」，這些神學生灌輸的乃是辯證唯物論的信仰，接受的乃是解放神學，學習的是如何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的信仰已經完全變質，他們走的是三自會出賣信仰的路線，與聖經完全背道而馳。到那一天，這些神學生要來領導教會，想到這裏真是不寒而慄，教會只存一個空殼，不是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只不過是共產黨的統戰聯絡點而已。

這就成為海外信徒最大的痛苦。明知其如此，可是想起三四十年前教堂被沒收時，大家不住的祈禱，甚至禁食祈禱，求上帝施恩，巴不得早日把教堂要回來。現在教堂要回來了，國內的信徒正在歡欣快樂，他們需要外匯把教堂修建，讓他們有一個祈禱敬拜的地方；他們需要傳道人，那怕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所謂海水是口渴的人喝的。可是我們在外面的人，卻在說三話四，議論紛紛，與當年迫切求上帝賜回教堂的心態，豈不是自相矛盾？而且讓教堂倒塌了，將來萬一復興來到，踏腳點都沒有，將如之何？我們為什麼今天如此失去信心？

海外信徒正被迫上思想和情感的死角。看今日，看未來；要支持，明明被利用，把金錢投入無底洞；不支持，事實又說不過去，正是進退維谷，不知怎樣決定。

### 三自的角色 - 中共的獵狗

過去三四十年，大陸教會走的正是一條死亡的幽谷。中共採取「以夷制夷」，「借刀殺人」的手法，起用青年會派的吳耀宗、江文漢、劉良模等，利用「三自」的口號，來進行消滅教會的政策。他們先把教會分裂起來，屬於自己人的叫「自」派（自立、自養、自傳）；這些現代的猶大，把一切不屬於自己人的都稱為「美帝派」，都趕入美帝國主義特務的一羣。他們出賣弟兄，成為共產政權的新貴。正當他們沾沾自喜之際，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慘劇來到，「兔盡狗烹」，這一羣打手，除了丁主教以外，都被趕進牛棚，親嚐走狗末路的滋味。

時代的巨輪不停地向前轉，時間無情地浪淘了萬千條英雄好漢。想與天公比高低的毛澤東，命不由己到陰間報到。冰山倒下，四人幫垮台，鄧小平翻生，這時整個國家一窮二白，鄧小平高唱四個「現代化」，但他知道四化非乞靈於「美帝國主義」不可；而要「美帝」援手，非放寬「民主」，尊重「人權」不能取信於美帝，此時只好對教會展開笑臉來騙取民心。

可是消滅宗教是共產政權的基本政策，在過程中，他們可以因時制宜，採取權變的手段，利用懷柔、欺騙、收買、分化、滲透、打擊、鬥爭（鬥臭、鬥垮）等，來達到他們最終的目的，在現階段，他們利用「三自」這一羣，達成它的獵狗政策。

（一）他們利用「愛國愛教」的口號，把教會跟全世界的教會完全隔離起來。在共產黨人心目中，那怕教會是一條八爪魚，把你的爪一條條切割，叫你剩下一團肉球，看你是否活得下去。

對基督教如此，對天主教也如此。為什麼大陸天主教那些領導人要坐監，要被鬥爭，因為他們不肯跟梵蒂岡割斷關係。宗教與政治是兩碼事，宗教是超世界性的，古往今來，南北西東，在基督裡只有一個「家」，一個身體。他們不肯背叛真理，歪曲原則，因此只有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打進黑獄。等待自我消滅。

當大陸的龔品梅主教渡過了三十年的監獄生活，中共因為受不了世界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把他釋放，香港的胡振中主教帶着訪問團想要見他一面，不能獲准。美國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費洛拉，她是天主教徒，要跟他見一面，仍然是不可能。這是共產黨的政策，把教會孤立，不准跟世界教會有關係，用鐵幕把你圍住，不聽話就是反革命。梵蒂岡的約翰保羅二世還想跟大陸建立什麼關係，其實只是昧於情勢，自作多情而已。

**（二）他們利用「三自」，建立「國營教會」。**教會只准三自一家；三自以外，都是反革命份子。

如所週知，大陸有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而且家庭教會比三自教會更多更熱心，這在共產黨人看起來，如坐針氈，因此想盡辦法打擊，一定要把他們置於三自教會下面，讓三自當獵狗看守，這樣才容易控制。

恰好這時李常受呼喊派，自國外進入大陸，從南到北，進行建立「地方教會」。在這方面，李常受呼喊派犯了大錯。當大陸信徒受了三四十年的迫害，一切人為的傳統宗派都拆除，他們聚集在一起，再沒有什麼聖公會、長老會、浸信會……也沒有什麼牧師，主教……他們尋求的只有基督，過着的乃是肢體的生活，聚會目的只是敬拜傳福音，這些呼喊派到他們那裏去，不是給他們屬靈的造就和培養，乃是把他們分裂，帶走他們去建立所謂的「地方教會」。他們數十年來，以反對「宗派」起家，事實上他們的宗派性比誰更強更頑固。大陸那些弟兄姊妹就是這樣給他們一分為二。

他們自詡為站穩教會的立場。這時共產黨人看得清楚，他們正要對付家庭教會，他們就以「反革命份子」的大帽子戴在李常受呼喊派的頭上，同時也把「反革命份子」的大帽子戴在一切不肯歸屬三自教會的家庭教會頭上，迫使就範去服從三自的領導，他們的政策是在共產黨的政權下面，只准三自 - 國營教會，三自以外，就是反革命份子。

外國信徒不知，以為三自教會乃是教會加上愛國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好；WCC(基督教協進會)是被左派滲透的不信派，還代三自教會大說好話，這樣中國大陸千萬誠實愛主的家庭教會信徒，就只有準備接受再一次的信仰折磨與迫害。

**（三）「三自」是中國教會在五四運動以後的自覺運動，現在卻給共產黨歪曲變為：**

①自立 -- 政治扼殺 -- 與一切外國教會割斷關係，孤立起來；

②自養 -- 經濟扼殺 -- 不准接收外國教會的援助，也不准接受國外中國信徒的捐款。教會被沒收的教產不歸還，這樣，除了丁主教那批人可以在統戰部領薪水外，城市的教牧，因為城市的信徒人數多，生活比較好，還可以勉強維持外，鄉鎮牧師只好束緊腰帶，甚至「枵腹從公」了！

③自傳 -- 宗教扼殺 -- 大陸的自傳可分為兩個梯次：第一梯次，自己傳，不准別人傳 -- 在這隔離政策下，來自國外的人不准傳，就算是中國人也不准傳，香港神學院造就出來的神學生也不被認同。

過去國外福音廣播電台，向大陸傳福音，大陸人民偷偷地收聽，最近已被禁止了。近來國外有人籌劃向大陸福音傳播，丁光訓知道了，連忙向日內瓦信義宗總部提出抗議，認為這樣做是侵犯大陸的自傳權利。（我想丁光訓可能忘記主耶穌基督吩咐門徒到普天下傳福音，這樣做是否侵犯各國的自傳權利）

第二梯次 -- 讓老一輩死光，用自己訓練的新一代，壟斷傳福音的工作 -- 共產黨知道基督徒的信仰牢不可破，三自這一羣知道基要派的傳道人的信仰是頑固無法改造的，因此他們放長了釣絲，不給你爭一日之短長，反正大陸經過腰斬以後，教會存下去的教牧，從六七十歲到八九十歲，來日無多，不久他們死光，接替而起的乃是他們今天所訓練的一羣，這些人接受的乃是辯證唯物論，解放神學，社會福音，實際上乃是共產黨的宗教幹部。

就是這樣，共產黨把宗教化的三自，變戲法成為政治化的三自，叫教會徹頭徹尾變了質，不多久教會就只成為共產黨的傳聲筒，三自教牧將淪為共產黨的忠實幹部。

**（四）自四化以來，中共愛錢已來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最近李先念出國到加拿大、美國，在機場有人問他關於大陸強迫墮胎，被美國眾院通過譴責為違反人道，拒絕提供國際家庭計劃行動的經費時，李先念竟斥責為「杜撰和歪曲」，並且指為「干涉中國內政」，「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共產黨自上到下，都是說謊大師，中國大陸強迫墮胎，中國人人人皆知，李先念為着騙取美國這一筆捐款，竟然在全世界人面前公然說謊，一點不臉紅。**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羅掘的就儘量羅掘，這時發現了基督徒愛宗教的熱情大可以利用，發還教堂每座可以收到外匯從數萬到百數十萬人民幣，因此來個「愛德基金會」，向海外基督徒敲詐，及外國信徒騙取。試看丁主教的話：第一句是「國內與海外，宗教與非宗教.....均可在經濟上支持基金會」。這是在打官腔，說漂亮話，海內的非宗教徒，那個給宗教的基金會捐款，所以接下去，他只好說實話：「基金會的目的有二，即以海外的人力物力.....」

作為副總幹事的韓文藻更露骨說出他們的計劃！「加強普世教會資源的分享與國際間人與人的關係。」

**他們籌款的箭尖，不但指着海外的基督徒，也指着外國的教會與信徒，要跟他們「資源分享」，也就是說要把外國教會與信徒的資源，拿來共產。**

籌這筆基金做什麼用呢？支持國內教會嗎？韓文藻說不能！因為三自的原則是自傳，中國大陸的教會不能接受國外捐款，愛德基金會的外匯，乃是作社會福利工作。

印不印聖經呢？印；可是不但印聖經，也印基督教書籍與其他教育性的書刊。

今年五月我到紐約時，就知道聖經公會籌款要在中國大陸設廠印刷聖經，那時，據說廠址設在上海或者南京，還沒有決定。可是現在據報導，這座聖經印刷廠擁有最新式的機器，將交由愛德基金會擁有、管理、支配。丁光訓先露出一腳，將來不但印刷聖經，還印.....教育性書刊。國外教會及信徒的捐款，就在人道主義的美麗花招下，輕輕地移花接木，去印刷「其他教育性書刊」。到那日，正像 WCC(基督教協進會)把信徒的奉獻款，移送給非洲左派游擊隊一樣。

韓文藻怕國外信徒不大力捐款支持「愛德基金會」，他更要出花招，說基督徒要參與這樣工作，才能够給「中國廣大人民所知」。這完全是違反歷史、違背良心的說話。試問教會到中國來，除了傳教建立教堂外，先後建立了多少大學、中學、小學；多少醫院、醫療所；

多少養老院、孤兒院；多少社會福利工作，多少「中國廣大人民」身受其惠，難道不知道，可是當河山變色，共黨當權，這一切的教育工作、醫療工作、福利事業、都變成基督教的「罪行」；醫生教員都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幫兇，被鬥臭鬥垮；牧師傳道人，連三自的頭頭，都被掃地出門，我不知韓文藻有沒有到牛棚去？現在卻要向國外基督徒和教會打主意，要國外基督徒再一次來參預國內的福利和教育工作－救濟老年人，救濟傷殘人士，幫助教育人才；其實這些都是過去基督徒所大力投入的。基督徒因為大力投入這些工作，給共產黨鬥臭鬥垮鬥死；今天三自會卻想代共產黨作獵狗，開闢財源，要國外的基督徒和教會再一次投入這工作、並且還眼光光覬覦外國教會的資源，要跟他們分享。我想海外的基督徒早已驚破了膽，敢不敢再捐款去從事「美帝國主義者幫兇」的工作，將來如果共產黨再變天，新四人幫出頭，海外基督徒還不是「作繭自縛」「自蹈羅網」；那時候韓文藻入牛棚，乃是咎由自取，但海外基督徒要再一次背黑鍋，豈不是太冤枉。

韓文藻怕給海外基督徒評論，為什麼捐款不給中國大陸的教會和教牧，卻去從事社會福利工作，讓中國大陸的教牧，綁緊了褲帶，枵腹從公。他十分詭詐地說什麼三自的原則是教會不向海外捐錢，這樣便可以封住海外基督徒的口。韓文藻錯了，海外基督徒並沒有那麼蠢，他們一定不會忘記，中國大陸的教牧在那裏餓肚子，卻捐款去幫助大陸那些老弱傷殘人士；幫助老弱傷殘人士是基督徒的素志，但第一步乃是照顧教會裏面的教牧，彼得後書提及「愛心」的層次：「愛弟兄又要加上愛眾人。」（一 7），由親及疏。丁光訓及韓文藻對於「大陸教牧的需要，視若無睹，卻大力代共產黨羅掘，利用社會福利，教育工作，向海外信徒敲詐，多麼忠實的兩頭獵狗啊！

## 行過了死蔭的幽谷

王國顯

本文係王弟兄大作「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五版感言。該書出版十載，對於中國大陸的教會與工人及弟兄姊妹，有許多看見，撫今思昔，感慨良多，其中有若干事實，使人深感到屬靈戰爭的道路，需要用血作代價，沒有捷徑可走。

「行過了死蔭的幽谷」出版到現在，整整的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中，多少的人、事、物都在變化，但是不管這些變化在人的眼中是怎樣的大，主的自己仍舊是沒有一點轉動的影兒，祂的心意和祂作工的法則，仍然是那樣的安定在天。

不少神的兒女曾經多次的問我，甚麼時候再寫一本「行過了死蔭幽谷」的續記，我的回答總是，神給我的那一份，我已經記錄下來了，若是再有甚麼同樣內容的記錄，那該是別的弟兄的負擔了。可惜十年過去了，還沒有看見神興起一些弟兄，把祂在這些年中在中國教會所作的工有系統的記錄下來。我仍舊在等候着，要看見神在中國教會中所作的給見證出來。因為神的作為絕不是「行過了死蔭的幽谷」所能包括得了的，無論是在時間上，或是在事情的發生的過程上，都需要更多親身經歷過來的弟兄們，把祂的作為見證出來，不單為歷史留下記錄，更重要的是叫神的兒女看見神的道路，學習看重神的見證過於基督教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後，中國的教會忍受了比以前更殘酷的踐踏，但是這些踐踏並沒有埋葬了中國的教會，相反的，在中國這一大片的土地上，神的兒女們都在經歷了「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的事實。麥子埋在地裏頭，好像甚麼都完了，但是，復活的生命豈是人的手所能禁止得了，以至它不能茁長出來呢！

教會公開的聚會全給關閉了，連「三自會」這個幫兇的組織也自身難保，消聲匿跡，給利用的價值用完了，各地的「三自」領袖們還不是一樣的到工廠去當工人，到農場去當農民。看神的教會是全完了，從今以後，神的教會不可能在中國再出現了。人在為此沾沾自喜的時候，神卻在興起各地的家庭教會，這些教會接上了神在中國的見證，繼續的在中國為主站立，使那在空中掌權的蒙羞。

神藉着環境，把中國的教會所繼承的基督教的傳統都打掉，催促神的兒女回到聖經的真理中去活。過去基督教所以為不可少的教堂建築，牧師制度，各樣徒有外表的儀文，還有一些基督教的節期，都在真正的神的兒女心中失去地位。在神的兒女的心裏，所愛慕的是基督自己，所熱衷的是神的見證，所要表明的是神從創世以來所要顯明的心意。各地的教會在毫無聯絡的光景中，都不約而同的朝着這個方向奔走。這是神自己作的工，祂是為自己的名大發熱心的主。

文革後的局勢的轉變，人看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神的兒女都心裏明白，那是神在環境中的管理，神不單是要讓祂的兒女在經過重壓以後，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同時也讓人明明的知道，祂並沒有像人所想的死去，祂永遠是又真又活的神。

文革後的變化，使消聲匿跡的「三自會」又有了可利用的價值，這個幫兇的組織又「復活」了。一面是要對付方興未艾的家庭教會，這些人是最好不過的工具了，使對付跟隨神的兒女們的殘酷，成了基督教內部的事務，執政的人可以完全不負責任，他們只要藏在幕後指揮就成了。另一方面，北京和華盛頓建交以後，中共要在西方世界造出一個新形象，來爭取

當時更大的政治利益：「三自會」正好擔負這一個製造「人民享受自由」的假象的任務，去欺騙天真幼稚的西方人，特別是欺騙美國的基督徒，使他們對北京政權發生好感。

一提到「三自會」，從前只是猜想的事實，卻在文革中給證實出來，實際上是神把這個醜惡的真相給抖出來。明眼人打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三自會」徹頭徹尾是共產黨所導演的，目的是要基督教自掘墳墓。雖然是說得好聽，政府是完全支持出自基督教自發的愛國運動，但是事實上「三自會」中基督教人士完全是被動的，一切都得仰宗教事務局的鼻息，而負有任務的共產黨員也偽裝成牧師或教會中的熱心份子，在基督教的圈子裏左右並監視着教會。

在本書中所提到過的一位姓杜的「弟兄」，他是從成都來到廣州，參加了大馬站的聚會。他先是到廣州來療養肺病，後來就留在廣州工作，在當時的華南醫學院教書。在文革時，紅衛兵因他曾作過「基督徒」而鬥爭他，黨組織就給他證明，他是接受黨的分派去作「基督徒」的，他是沒有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他當時在黨內的職務是廣州市中山醫學院的黨委書記。

更明顯的是上海國際禮拜堂的李儲文「牧師」，也就是上海的「三自會」主席，全國「三自會」的秘書長。這位李「牧師」的真正身份也是給紅衛兵逼出來的。原來他早在抗日戰爭期間，接受黨的分派到美國讀神學，有計劃的打進基督教。他的身份暴露了以後，當然不再當「牧師」了，正正當當的當起行政來，在上海的外事處作主管，以後又在中共駐香港的官方機構新華社作副社長。這位中央級機構的主管官員，誰能想像得到他竟然會是一位「大牧師」呢？這一個無神論者怎麼會作起「牧師」來呢？

我當年去北京的時候，在基督會堂碰上一位姓羅的「基督徒」，那時他是給人看為青年弟兄中的中堅份子，在結婚時還特地從北京寄給我一張他們的婚照。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個給派進教會來負有任務的人物。

在福建的地方，一個曾經大發熱心的基督徒，在她臨死前，向她丈夫（一個很愛主的弟兄）承認她是一個不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給派來教會中監視基督徒。

這一類的事情不是偶然的顯露，也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相當普遍的出現，這究竟是證明一些甚麼問題呢？這些事不能禁止人們去猜想，那一位生活富裕，在文革時又絲毫不受擾害的丁主教究竟是個甚麼身份的人物？如今在香港為「三自會」不住的吹噓的基督教牧師傳道們，他們有沒有可能也是同一類的角色呢？

「三自會」的「復活」，當然又是他們再有一點可利用的價值，對內他們要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對付家庭聚會，像過去對付持守神純正真理的基督徒。對外他們要給海外的人一種印象，只有他們才是中國的真正教會代表，過去一些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是為着信仰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要使海外的人相信在中国大陸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而爭取海外基督徒對中國大陸政權的認同。

一九八二年由丁主教率領的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訪問香港，在一次的座談會上，他們說王明道先生的問題不是信仰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他們舉出王先生在日本人佔領北平的時候，王先生把基督會堂的銅器拆下獻給日本人，就以這個例子來說明王先生是有政治問題，作答的代表說完了這事，全體代表哈哈大笑。究竟有甚麼好笑呢？是笑他們在說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話，還是笑聽他們說話的人給他們騙了呢？但是在香港竟然有人相信他們這樣說的話，連一些稱為基督教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也把它當真。他們故意不提王先生拒絕參加日本



人導演的華北教團，卻把與信仰無關的「獻銅」等大作文章，若是這真是政治問題，那麼當年在日本人佔領時期所有住在北平的人，全都有了政治問題了。

為着表明「三自會」是準確，他們千方百計誘騙和脅迫一些不同情「三自」的傳道人去參加「三自」，事實上也真有一些這樣的人身不由主的作了「三自」圈內的人，從「三自」「復活」的初期，一些人不甘心再作「三自」的木偶，但是卻受了壓力，還是得勉為其難，又再投身作「三自」的奴僕，好些這樣的人是含恨以終的，這些人的處境是值得同情，但是卻不值得體恤。

不管「三自會」如何替自己裝扮，中國教會三十多年來的苦難，已經給「三自會」烙下了不可磨滅的邪惡的記號，不要說這一代的基督徒還沒有死光，即使是死光了，歷史是不可能給人長期的刪改和封閉的，何況在將來神的審判下，所有發生過的事都不能隱藏。誰能躲過神公義的鑒察呢？

時移勢易，「三自」的口號已經叫不響了，不必說它本身的邪惡歷史使它自己背上個臭名，怎樣的裝扮與掩飾諉過，也不能使它成為光明的天使。新一代信主的人根本沾不到「三自」的背景，「革新」與「愛國」明明就是政治的玩意，為了移轉人們的注意，一九八零年十月的所謂南京會議，產生了「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新組織，這究竟是「三自」的重疊組織，還是漸漸取代「三自」，使人慢慢忘掉「三自」的可憎，或者是再有別的作用，我不願花心思去追尋，但我不能不指出，不管是叫「三自」也好，或是叫「基協」也好，根本就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三自」的成員就是「基協」的成員，更使人費解的，這些「基協」的委員和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呢？是誰選舉了他們？他們究竟是代表了誰？我們千萬要記住，「基協」出生時，大陸上的教堂恢復開放聚會的地方，只是寥寥可數的幾處。

三十多年艱苦的歲月，叫在中國的真正愛主的基督徒，在苦難中經歷了神的信實和大能，也看透了人的軟弱與無知，但這並不是證明「三自」是正確的道路，只是說出人的不可靠。但是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他們是仍然堅守着主的真道，不顧個人安危，不使主的名被嗤笑，當然他們要忍受許多的苦待，王明道先生「接受」了「三自會」的「愛心」，讓一個假冒的「志願」來在日常生活中幫助他處理一些事務的人，天天陪伴着他，（這簡直是掩耳盜鈴的作法）為甚麼不乾脆的說是監視他呢？林獻羔弟兄不住受到威嚇和搜查，只差還沒有正式的再逮捕他。這並不是說他們能忍受這些眼中釘，只是因為海外的人都注意了這兩個人，要有甚麼動作以先，總得要計算一下政治利益，才好作出行動，只要有一天政治利益不明顯的時候，他們還是要下手捕人的。

一些不太受人注意的弟兄們的遭遇就不一樣了，去年十一月，在廣州的傅榮光弟兄又再被捕了，在全國各地不少的弟兄也是被捕了。「三自會」以對付「李常受的呼喊派」為名，讓掌權者把許多弟兄都捕去了，而這些弟兄都不是「呼喊派」，而是不肯接受「三自會」管轄的人。

「三自會」不住的使用各種的方法，想要把所有過去不接受「三自會」的人都投入「三自會」去，好證明「三自會」是對的。他們這樣作當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是基督徒的見證的根據與內容卻是聖經真理，基督徒的領袖或站住，或倒下，都不影響見證的根據，即便所有的基督徒領袖都倒下，都離開了他們原先所站立的見證地位，也不能動搖神的話，也不能改變神的話。就讓那些政治人物興風作浪吧！也讓那些所謂基督教學術圈子裏的人



大發他們社會的理論吧！神的兒女們都該看定，離開了神的話，甚麼都沒有意義和價值，我們只該有一個態度，就是單純的討主喜悅。

## 要重視真理和事實

王國顯

讀了「呼喊」二十二期「大陸福音門何時敞開」後，我覺得非常的能說「阿們」，只是還覺得仍有言猶未盡之意。前些日子，又在「使者」上讀到一篇對大陸來的基督教代表訪問記，覺得大不是味道。豈料上週一位姊妹告訴我，英文的「今日基督教」在報導中國大陸教會消息時，竟稱三自教會的宗教情緒十分高漲。這樣的報導，極容易叫海外信徒誤以為官方的三自教會給中國基督教帶來了復興。更有香港遠東福音廣播公司的消息報導上，稱吳耀宗為德高望重的基督徒。這一大堆的中西基督徒的說法，叫我不能禁止自己不說話，唯恐神的兒女只看見表面的現象而給沖昏了頭腦，我必要挺身出來說一些話，也盼望有更多清心愛主的人，為神的見證也出來說話，不叫撒但的差役到處迷惑人。

根據那段日子的時事資料，我有理由相信「使者」那篇訪問記中的所謂中國大陸來的基督教代表就是丁光訓，這一個瞪着眼睛撒謊也不臉紅的主教，在訪問中說大陸並沒有歧視基督徒的事，只有基督徒自以為高人一等，所以在中國大陸上得不到人們的同情。虧他有勇氣說這樣的話，誰不知道共產黨是無神的唯物論者，反宗教是他們的革命目標之一。他們奪取了政權以後，基督徒都給他們弄得灰頭灰臉，甚麼「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甚麼「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一大堆的帽子把基督徒壓得在人前抬不起頭來，那裏還有條件去高人一等？當他被問及過去三十年來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是怎樣時，他的回答竟然說，他們用了過去的那段時間，使中國基督徒都成了愛國的人，這話那裡像是從一個主教的口中說出來的呢？只像共產黨的宗教幹部的口吻。「使者」刊登這樣的文章，實在有點不負責任，雖說聲明了「並不代表本刊觀點」，但還是害了讀者，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清楚明確的分析力，像丁「主教」說的這些話，不留情的批駁還來不及，那裡可以用「不代表本刊觀點」就輕輕帶過呢？這不是學術理論研討的問題，而是歷史與事實的問題。

丁「主教」來到三藩市灣區，有一些中西的基督教領袖和他開座談會，別人告訴我說，他在會中侃侃而言他沒有看見大陸有迫害教會的事，又說大陸的教會正採用使徒時代的作法，言下之意是那些稱為「地下教會」的活動，就是他們「三自會」的保護下產生出來的。如今大陸上已經有了「官方教會」出現了，出現的後果之一，就是共產政權宣告不在「官方教會」範圍內的一切小團體聚會都是非法的。這就是大陸上的宗教信仰的寫照了，只有在政府控制下的自由，沒有信仰自由。「三自會」除了扼殺真正的基督教會，作了無神論者的幫兇外，沒有作過一件對教會有益處的事。

讀過吳耀宗所寫的「從黑暗到光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這個把神說成是比混世魔王更殘暴的人，徹頭徹尾是個大不信派，怎麼一下子成了德高望重的基督徒呢？這些年來的基督徒，特別是年青的一代，太不熟悉教會的歷史了，尤其是近數十年來的中國教會歷史。我建議每一個自由地區的基督徒，都該好好的重溫一下王明道先生所寫的「我們是為了信仰」這本書，雖是近三十年前的作品，但至今天還是完全準確的。

大陸上稍為對宗教政策有一丁點的放鬆，不少中西基督徒看到一些表面現實就高興了，看到似乎有一線福音工作的「機會」就忘形了，我真願意提醒他們，真正的中國基督徒所敬

愛的王明道先生,和好些忠心愛主的基督徒,到如今還留在勞改場裡,就是那些給釋放回家的人,頭上還是載着「反革命份子」或「壞份子」的帽子。倒是「守望中華」這本刊物所說的話客觀有見地,因為它裡面所說的是接近事實的真像。(按:王明道先生經於今年一月十二日被釋回滬)

近年來,基督教中流行一種不準確的觀念,只注意工作,而不多注意主的喜悅,所以有了工作的機會,就會不顧及真理與見證的要求。共產黨一貫是盡量利用可利用的人物與形勢來求取政治上的利益,即使是次要敵人,也先加以利用,然後再進行打擊。大陸上的基督教封閉了這許多年,現在的開放並不見得是可喜的現象,也許是為了向西方國家,特別是向美國,表示對人民放寬,求取聯合對付來自大陸北方的敵人,也許是再次利用「三自」人物組織「官方教會」,製造條件來打擊數目日增的基督徒家庭聚會,也許是兩個目的都包括在內。無論如何,一個無神的政權會出錢出力去幫助有神論者的活動,這內裡的文章只要一想,愚人也會明白過來。可是卻偏有那麼多聰明人不肯朝這個方向想,只注意「官方教會」的出現,而不注意牧師們的講章大綱不是事前要先給宗教事務處批准,就是講道後要向黨官們報告。教會復興是神作起頭,藉着神兒女們的禱告引發出來的。大陸上的「官方教會」是共產黨為了政治利益,藉着人的手來組織,其後在世界舞台上表演出來的。把「官方教會」說成是基督教的復興,真是愚不可及。

政治與宗教必須分離,這是聖經真理的原則,神在以色列中沒有讓君王作祭司,也沒有安排祭司作君王。主明白的說,「該撒的物歸給該撒,神的物歸給神。」宗教不要干涉政治,政治也不要控制宗教。但是「官方教會」正是在政治控制下的產物,有甚麼值得可喜的呢?再說,在教會的事奉中,「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轡」,這一個原則必須要守住,「三自會」是共黨作導演,「不信派」作主角演出的,作配角的基督教領袖只是為導演的要求製造氣氛。所以根據「三自會」作基礎的「官方教會」,根本就不是基督的見證,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工具。

「分別出來」的要求並沒有過去,王明道先生到如今還是守住他的地位,雖然他沒有呼喊的機會,但是整個人就是一個呼喊。如今這個呼喊應當要再次大聲叫出來,叫神的兒女們可以認識「分別出來」才是見證,「分別出來」才是神所要的。工作的機會不是見證,工作也不一定是神的見證,只有活在神的心意中才是見證。求神興起更多清心愛主的弟兄,一同為主發聲呼喊。不叫裝作光明天使的撒但,把神兒女的心思迷亂。

## 蘇聯利用宗教

文成

凡關心蘇俄共產國家，向世界各地基督教會積極滲透者，莫不對基督教在蘇俄由被迫害一變而被利用，深感驚異。個中曲折，究竟如何，確有探討之必要。本文特就事實分析，以供讀者參考。攷自公元第九世紀中葉，基督教始傳到北歐，有希臘東正教兩傳道士細尼羅 Cyrillus 與麥托丟 Methodius 兄弟二人，約在主後八六零年間，傳福音於莫雷非亞 Moraivia，以後此地有一貴婦將福音傳至波希米亞、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地。但除保加利亞外，其餘各處教會，都歸順了羅馬教。迄第十世紀末葉，俄羅斯在佛拉狄梅 Vladimir (or Wladimir) 980-1015 A.D. 當政時，正式相信受洗，並強迫臣民信從，希臘正教會因此成為俄羅斯國教，惟教長未受希臘正教封派，由俄皇自兼，故希臘正教會不予承認。因此希俄兩正教會各自為政，不相往來，直到一五四七年沙皇政權成立，俄國正教會，猶方興未艾，並已根深蒂固，各地教堂林立，且多華麗壯觀。早在一六七零年，俄皇要中國臣服俄國，為清康熙帝盡逐俄人至黑龍江以北、迨一六八九年訂尼布楚劃界條約，兩國通商、俄人利用正教會隨商團來華傳道，暗做滲透工作，是為俄人運用宗教為侵略工具之始。到一九一七年，蘇俄所謂十月大革命成功。具有九百餘年歷史之俄國正教會，遂與沙皇政權以俱倒，奄奄一息，幾被消滅。現今蘇俄正教會在外貌及名義上，雖仍苟延殘存，實際乃虛有其表，名存實亡，一朝剩餘之利用價值完畢，則必被無神主義之蘇俄共黨政機，立予消滅，宣告壽終正寢。

茲將基督教在蘇俄近五十年來概況，略述於次：

**(一) 慘遭迫害時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無神主義的共產黨，不但醉心於唯物論，且對任何宗教，皆勢不兩立，視如眼中釘，必把宗教完全消滅才甘休。從他們頭目對宗教的惡毒言論，可見一斑；如馬克斯曾說：「宗教乃人民的鴉片」，史達林說：「基督教乃羣眾的仇敵，應予消滅」，即連中共毛澤東亦說：「基督教是民眾的麻醉品和美帝侵略的工具」。故在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成功之後，即着手迫害基督教，封閉各地教堂，藉着細故，或捏造事實，加害於教會或信徒，搗毀教堂，沒收教產，停止聚會，殘害信徒，放逐為奴工，判處徒刑，減少或取消配給，殘酷暴刑，層出不窮，其對基督教迫害之慘烈，較古羅馬國尼羅，豆米仙諸王，有過之而無不及。雖在一九一八年，蘇俄曾向世界宣佈信仰自由憲法，但仍照舊迫害宗教，那僅是一種欺騙世人的虛謊宣傳。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頭十年當中，蘇俄境內被迫害信徒達六千萬之眾，可謂慘無人道，達於極點。或問，何以今日在蘇俄仍有基督教會之存在？此答案至為簡單，因蘇俄欲利用基督教向國際作「和平共存」之詭謠宣傳，並為滲透國際宗教團體之工具，等一朝利用完畢，則必立將基督教除滅，以暴露共產黨無神主義之反宗教的真面目，因共產黨就是無神者，敵基督者，否則就不是共產黨。

**(二) 整肅管訓時期(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蘇俄對基督教經過了十年大迫害，雖有千百萬信徒，慘死於鋒刃奴役餓殍，但敬虔謹信，篤守聖道，始終不渝，至死忠心的基督徒，仍大有人在，他們認為與基督同死，也必與基督同活，如此冒死衛道護教之精神，殊使俄酋史達林計窮手軟。一九二九年有與史酋為總角之交的蘇俄正教會大主教尼古萊 Metropolitan Nicolai，向史達林獻計，放棄迫害手段，改行管制辦法，成立管理宗教機構，將各宗教納入組織，加以管訓。當為史氏採納。一九二八年即成立宗教部，分別將蘇俄正教會以及其他各宗派教會，調查登記，組織管訓，稍有被認為頑固可疑份子，即嚴加整肅，取締不滿十八歲青年

參加宗教活動，事實上很少見有不滿四五十歲的信徒前往教堂禮拜者，在極少數參加禮拜之青年中，多係偽裝之俄共秘密警察。在蘇俄實行宗教管制之初，即遴派一批四百青年特務，加入各神學院受訓，畢業後服務教會，換言之，即代表共產政權，統制各教會，跡其用心，險惡極矣。現今參加普世教會協進會 WCC 之蘇俄赫赫有名的教會領袖們如尼古甸大主教 Archbishop Nikodim, 阿勒西教長 Patriarch Alexis, 司多揚牧師 A. Stoyan, 米其維牧師 A. L. Mitzkevitch 等，皆此中人物也。一九三六年蘇俄雖又重申信仰自由憲法，仍是騙局，只不過是改變了反對宗教的辦法而已。基督教在蘇俄現已變質，名存而實亡 - 成為無神論共產主義化的教會了。

(三) 運用時期(一九四六至今) -- 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俄恢復共產國際組織，為要利用基督教在國際間發生滲透作用，乃對基督教改懷柔政策，尤其是在赫魯曉夫當權時，益示寬弛，但從未放鬆嚴格管制手段。蘇俄宗教部長卡哈，為配合共黨國際侵略方案，除了訓練大批宗教特務，管制國內各教會外，並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間，甄訓了四萬以上宗教工作幹員，分別派遣到蘇俄集團各附庸國家，擔任教會職務，並向國際間發展滲透活動，為節省篇幅，僅略舉蘇俄共產國際向宗教方面的滲透事實，列述於次：

①自蘇俄革命初告成功甫能立足時，即向國際展開滲透行為，透過傳教士及教育界人士，推行共產主義。早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全美國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教科書，受共黨特務的主使，已隱含有共產主義的毒素。

②捷克新派神學家郁馬克博士 Dr. Joseph Hromadka, 曾獲得列寧和平獎金，為蘇俄藉教會宣傳「和平共存」的國際應聲蟲。共產主義化教會之所以能滲透國際基督教會者，得於郁馬克勾串之力實多。因郁氏身為 WCC 中央委員，對於牽引蘇俄集團的基督教會，介入 WCC 為正式會員，厥功殊偉。

③基督教在蘇俄既受着嚴格的管訓，一切行動，必須恪遵政府指示，即致力於滲透國際基督教會，從事謊謬宣傳如：

自一九四八年八月 WCC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蘇俄教會即努力向之滲透，在未加入 WCC 為正式會員之前，得郁馬克等協助之力甚大，一九五四年 WCC 在美國伊文斯頓召開之第二屆大會，一九五六年在澳洲召開之 WCC 中央委員會，及一九六零年八月在蘇格蘭聖安得烈城召開之 WCC 中央委員會，蘇俄正教會皆透過郁馬克等之協助而滲透其間也，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WCC 在新德里召開第三屆大會，蘇俄集團共產主義教會乃正式加入 WCC 為會員，且有九人當選為百人中央委員會委員，從茲升堂入室矣，蘇俄指使之滲透工作，可謂圓滿成功了。

蘇俄共黨滲透國際之最大目標，不用說是在美國，透過教會千方百計的滲透了 WCC 所屬之美國教會協進會 NCC 首腦人物布勒克博士 Dr. Eugene Carson Blake 率領一行九人訪俄，同年六月又由 NCC 邀請蘇俄正教會大主教尼古萊 Metropolitan Nicolai 率領一行八人訪美，遊說全美各地。當時有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博士 Dr. Carl McIntire, Pres. Of ICCO 等揭發了尼古萊等為蘇俄共產國際特務，惟 NCC 力予包庇，矢口否認，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美國務院正式宣佈尼古萊等為蘇俄特務(見同年月二十三日美國生活雜誌“Life”)。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NCC 之第五屆世界秩序研究會，因受蘇俄共產主義化教會滲透之影響，發表要求承認中共政權並許介入聯合國主張之宣言。一九六二年九月初旬 NCC 代表團一行十三人又訪俄。一九六三年二三月間 NCC 再邀請蘇俄特務偽裝之教會領袖尼古

甸 Archbishop Nikodim, 司多揚 A. Stoyan 等一行十九人訪美, 由他們代表之一米其維牧師 Rev. A. L. Mitzkevitch 當時已正式承認他們是蘇俄特務, 並有范乃夫牧師 Rev. Paul Voronaeff 母子等多人指證屬實, 他們因無可抵賴。此外如一九六零年六七月間由齊各夫 Jakov Zhiokov, 米其維 Arthur Mitzkevitch 等率領蘇俄浸信會代表團, 參加在巴西舊京召開之浸信會第十屆年會, 並迭次訪問加拿大, 一九六二年十月蘇俄教會派員赴天主教大公會議, 以及一九六四年二月 WCC 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竟在蘇俄與得撒召開等, 不一而足。

蘇俄共產主義化教會受共產國際指示之大膽作風, 殊足驚人, 如一九四八年共黨進入北平時, 中國 WCC 當時的會長趙紫宸竟向國際發表了一篇「中國歡樂之日來到了」。一九六零年春蘇俄派遣假鬍子傳道人前往中東活動; 一九六二年十月美國封鎖古巴事件, 尼古甸竟電 NCC 阻止華府行動; 一九六三年八月幕後支持華府黑人示威大遊行等, 膽大妄為, 由滲透進而干擾國際行為, 已去基督教政教分開, 與基督徒信仰之基本原則遠矣。歸回罷, 悔改罷, 何必再遊離於無神主義共產黨的迷惘圈內,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

最後還要提兩個事例: 一是自一九六二年蘇俄正教會介入普世教協 WCC(國際最大之宗教組織)為會員後, 即派包郁夫牧師 Rev. Vitaly Borovoy 為普世教協總部常駐秘書, 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 尼古甸教長在羅馬教廷暴卒後, 即由包氏接充尼氏教長職務。二是最近伊朗主持反美運動, 回教柯梅尼教長在一九五零年已是一名蘇俄特務, 可見蘇俄滲透教會工作之無所不用其極。

綜上所述, 可確知基督教在蘇俄, 是沒有自由的, 不過是幌子, 是傀儡, 若不聽其指使利用, 就不能存在! 現在美國有普遍的流言: 「教會及學校為共黨國際滲透工作之肥美園地, 工人及工廠為共黨國際滲透工作之良好場所, 黑人及華僑是共黨國際滲透工作之主要對象」, 由上面的事實, 已證明此一流言的真實性。數年前基督教文摘曾刊載瑞士神學家布盧納氏即研究共黨問題的權威人士, 曾報導蘇俄征服世界里程表; 一九六零年赤化全亞洲, 一九六四年赤化全歐洲, 一九七四年赤化全美洲, 一九七八年赤化全世界, 這固然是蘇俄的夢想, 但我人就應提高警覺, 絕不可容其實現, 否則人類前途, 不堪設想矣。